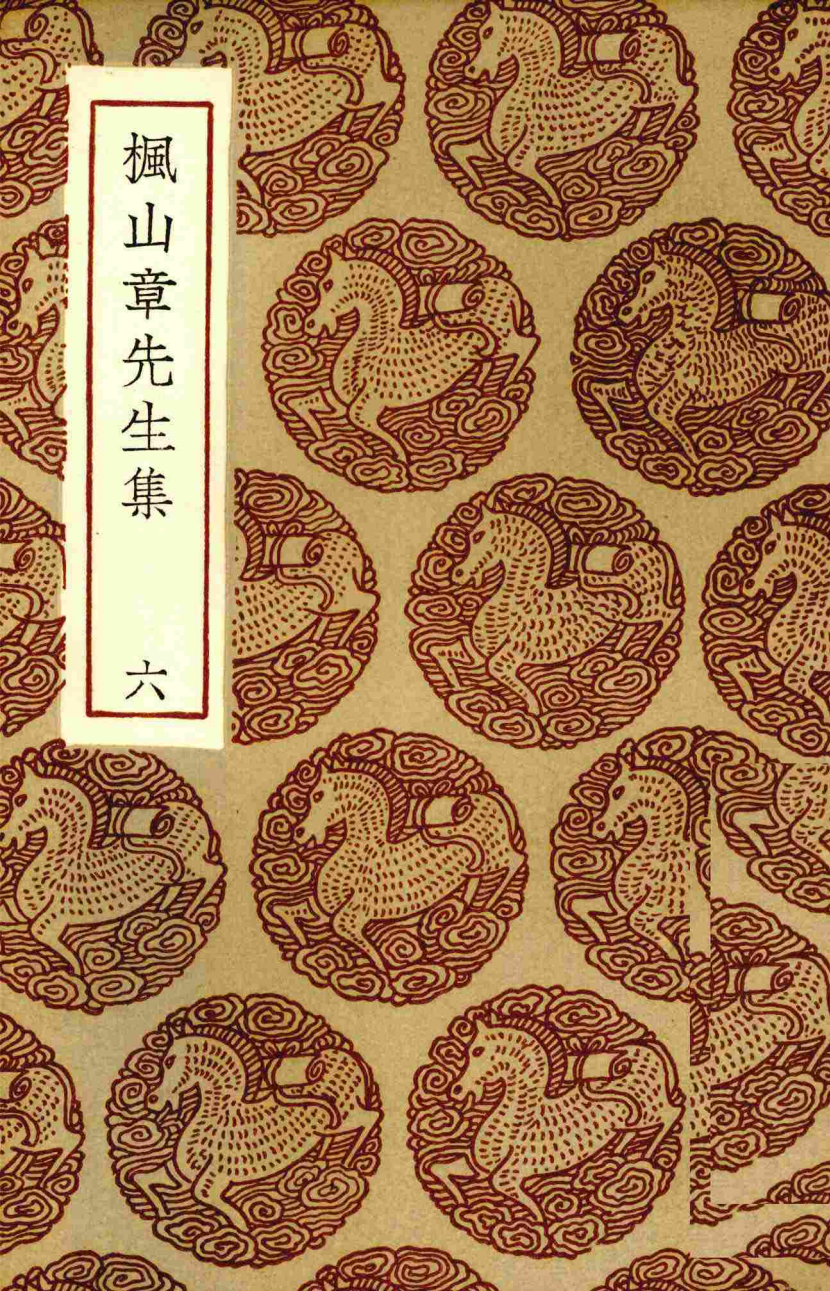


楓山章先生集

六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楓山章先生集

七

章懋撰

楓山章先生集卷之八

記

譙樓記內苑作

譙樓者何。城上樓也。按爾雅。陝而修曲曰樓。許慎說文。樓。重屋也。譙。蓋樓之別名。顏師古曰。樓一名譙。故謂美麗之樓爲麗譙。城之上必有譙焉。登高可以望遠。爲武備設也。昔者聖人體國經野。建都邑。爲宮室。以宅師民。旣奠厥居矣。然而物衆地大。好惡相攻。強弱相凌。又有弗獲安其生者。於是乎爲之城郭溝池。雉堞樓櫓。以衛之。故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又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譙之設。其殆肇於重門之遺制歟。史記言黃帝爲五城十二樓。而未始有譙之名。周禮春秋有象魏。有兩觀。亦不聞有所謂譙者。漢書陳勝傳。始言譙門。至魏武而麗譙之樓作焉。後世凡國都州郡城邑所在。皆有譙樓。其崇庳修廣。隆殺之制。各稱厥居。其樓下設門扉。以闔內外。謹開闔。戒不虞也。上闕牕戶。以覽形勝。俯四隅。察非常也。豈若井幹花萼。齊雲落星。窮壯麗。徒以侈遊觀之美而已哉。其樓之中。置漏。數刻以節晝夜。伐鼓鳴角。以肅晨昏。則所以授人時。警衆心者。亦無不在焉。昔曹子建制譙樓。畫角三弄之曲。初弄曰。爲君難。爲臣亦難。難又難。次弄曰。創業難。守成亦難。難又難。三弄曰。起家難。保家亦難。難又難。詞皆悲壯激切。使有國有家者。聞而

知之必將傷焉於心。進而德修而業終。日乾乾弗敢一息自暇自逸。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而天下國家無難治者矣。若然則。譙樓之設。又非但爲禦侮之具也。其爲用顧不大哉。予故摭其事實爲之記云。

丹徒縣學科第題名記 大理時作

先王賓興選士之制。敬敏任恤者。書於閭胥。孝弟睦嫺有學者。書於族師。而德行道藝。又書於黨正。書者何錄其人也。錄其人何。章之以示勸也。後世求士於科目。猶賓興焉。與其選者。名於學官。豈非閭胥族師黨正所書之遺意耶。閭胥族黨之書。皆先德行。而科目之所取。學官之所名者。專以文藝。或者詆其非。某竊以爲不然。夫文藝道德之精華也。深於道德。然後能工於文藝。較其藝者。固將以觀其德也。然則六德六行之備書。其察之也詳。卽其一藝而名之者。其責之也厚。察之詳則其名不虛。責之厚則其實難副。知其名之不可虛。而必求所以副其實焉。是亦所以勸也。而何慊乎閭胥族黨之書哉。丹徒學在縣西南。元延祐因宋淮海書院爲之。逮今邑於畿輔。王化所洽。而庠序之教。益張以盛。藝文儒術。彬彬用休。士之薦于鄉。貢於春官者。相踵也。故事宜有題名而闕焉。蓋以爲政者類多急於簿書獄訟。莫是之圖也。迺成化丁亥。侍御陳公士賢。奉璽書來董畿內學校之政。始命有司修故典之廢墜者。于時進士楊君維新。來知邑事。雅志興學。承命唯謹。鎮江守翟公某。聞而善之。遂相與捐金購工。伐貞石而樹焉。考次科目之士。始自洪武某年。以迄於今。凡得若干人。悉列氏名。刻著其上。仍虛下方。以俟來者。旣訖工。楊君以書來謂某曰。吾將圖其不朽。以風厲後人。子盍爲記。某謝不能。而楊君索之不置。乃僭爲之言曰。嗚呼盛矣哉。賢侍

御賢守令之用心也。彼閩胥族黨之書。不過章諸一時。而今也。勒之堅珉。不朽是圖。其所望於二三子者。何其厚。而勸之何其至耶。宇宙內事。皆儒者分內事。苟非吾之所爲。眞足與天地並立。其能不朽也者。幾希。古人有言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斯之謂不朽。彼高科顯仕。人生誇之以爲榮者。不過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寧能自托於天壤之間而不朽耶。然則丹徒之士。凡名于是者。欲圖其不朽。尙亦有所立哉。尙亦無負於賢侍御賢守令之所望哉。

觀亭記福建時作

聖天子臨御以來。厲精求治。監觀四方。深燭民隱。慮岳牧諸臣。弗克以昭聖化。海隅蒼生。容有不被堯舜之澤者。於是分命臺憲重臣。撫治方岳。亦古者分陝之意。時則江浦張公。以右副都御史實來于閩。公之始至。剋政之疵。剔民之蠹。殫惡彰善。敷和于下。旣道大行。民用康止。爰命作亭于公署之後圃。名之曰觀亭。以待蒞事之暇。而宴休焉。蓋取柳子所謂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而爲之者歟。然是亭也。非有花竹泉石之勝。山川林麓之適。而奚以爲觀耶。在易有之。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蓋古者天子親行巡狩。以察四方。則命陳詩以觀民風。是之謂觀。自王迹熄。狩禮廢。後世始命大臣巡省。以代親行。若漢之直指。唐宋之安撫。宣撫。今之巡撫是已。是其職固亦宜以觀民設教爲事者也。或者知不出此。往往急於簿書期會。甲兵錢穀之務而已。嗚呼。是果所謂一道德同風俗者耶。然則亭以觀名。公之志可知矣。閩之人庶幾其有瘳乎。夫以燕居閒適之地。而不忘是心。則其來旬來宣。咨諏咨詢。所以爲下爲民者。

宜何如哉。雖然。觀未易言也。有所觀必有所以爲觀。所觀者民風。所以爲觀者我生也。彼民生之休戚。風俗之媿惡。吏治之得失。皆生於我之所行何如耳。故曰。觀我生。觀民也。而可以易言哉。觀公且者。以周南。觀公爽者。以召南。觀畢公者。以東郊。寧知異日之觀公者。不在閩南也耶。明聖當天。邁迹三五。將隆二南之化。以風四方。而公以耳目之臣。當分陝之任。其可使周召諸臣。專美於前耶。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必有賦是亭爲公之所爰者矣。庸記此以俟風化之成。

重建東江興濟橋記

金華之東北鄙。其屬邑曰義烏。距邑東數里許。有溪曰東江。橫絕衢道。險不可涉。曩者嘗比舟爲浮梁。以濟不通。每霖潦暴至。勢尤湍悍。梁弗能抗。舟以數敗。民病涉焉。宋慶歷中。知縣薛揚祖始橋以石。邑人德之。號薛公橋。後爲水所圯。施寅。趙員。卿。來宰邑。皆相繼有作。制益宏壯。始以興濟名。具於滕強恕。虞復所記。可考也。歷歲滋久。仆而復興者。不知其幾。暨入皇朝。一橋于洪武之壬戌。尸其事者主簿聶用和也。再橋于正統之戊辰。倡其役者縣丞劉傑。而輸財效勞者。邑人吳希彩焉。三橋於成化之癸巳。則東陽盧君孟涵。實任其費。夫何匠石弗工。遭丙申之水。復毀于成。涉其艱哉。今年夏。金華同守洛陽李公某。行部過之。顧而嘆曰。古者辰角見。雨畢而除道。天根見。水涸而成梁。有司常事耳。舍是弗圖。豈知爲政者哉。顧官帑不可輒發。而間者歲比不登。又弗忍以是厲吾民也。費將何所出乎。乃詢諸父老。知孟涵嘗有勞於是橋也。于是以郡大夫之貴。禮孟涵之廬。勉其無廢前功。以終惠于民人。然又以爲役鉅用艱。況其前時費

已不賞。可復獨堪其勞耶。謂趙君士實。東陽巨室。亦樂善好施。且婚于盧。俾與孟涵協力。以濟其成。故又從而禮焉。二人者。感公之義。皆忻然應命。以其年秋七月丙申始事。因舊之規。累石于淵。而爲之頓者也。又以石隄其兩岸。而洞其下。以行水。如頓之數。而加其一。橋之修。六百有幾尺。其崇若干尺。廣若干尺。木爲之梁。而屋其上。以楹計者若干石。取於山。材取於市。力取於邑人之子來。而木石之工。則取於傭。糜白金若干兩。穀若干石。皆取之盧。趙而公私無與焉。其經理程督。縣之令佐。咸效其勤。歷十有幾旬。而告訖。工夫然後百里之人。及四方賓旅。道於是者。往過來續。不厲不揭。去險阻。而卽夷塗。莫不誦公之德。而嘉嘆二君之勞爲不可及也。于時知縣事無錫趙某。縣丞某。主簿某。乃屬其耆老。觴酒橋上。以落於成。旣而相謂曰。是役也。吾邑長民者。弗能事事。而公以郡大夫爲之。吾邑之民。弗能任其勞。而二君以鄰邑之人任之。厥功茂矣。是不可無以章示久遠。乃命伐石。而以書來。俾予識其歲月。嗚呼。非李公之忠信廉介。政孚於人。不足以建是橋。非二君之勇於義。弗私其有。不足以成是橋。今世之成大役者。非取於官。則鳩于民也。不勞餘力。以一言而建百世之利。不藉衆緣。以一二人而任一邑之勞。而邑之令佐。又能不沒人之功。表樹之以風厲其后人。其善皆可稱也。是惡可以爲常事。而不書哉。庸不辭而爲之記。

東陽縣修學記

浙水東文獻之邦。婺爲稱首。東陽。婺之屬邑。由漢唐來。其人以孝行、忠義、文學、政事、勳業名者。彬彬可稱。第進士者以百數。其民俗亦樂善好施。有立義塾。置義田。若范文正之爲者。皆他邦所希有。何其盛也。然

人材風俗之盛衰在學校。而學校興廢。則係其人之賢否。成化戊戌之秋。溧陽繆侯。以才進士出爲是邑。始至。以故事。祇謁於先聖先師。顧視學舍。皆壞漏弗支。禮殿倫堂。屋而未潤。大懼不職。以隳教基。圖所以與其廢者。而未知費之所出。乃詢于衆。得富室之好義者。張惟大輩十人。願以餘力。分任厥事。於是增葺其殿若堂之未備者。改作其門廡齋序之欲仆者。而棲士之舍。會饌之堂。習射之亭。以及庫庾庖湑。各以序爲。又撤去文昌土祇二祠之不在祀典者。而別爲之屋。以祀邑之孝子。與先達諸賢。其廟貌未嚴。則考禮典。按圖式。以正冠冕服靴之飾。而藻繪中度。禮器有缺。則命工範銅。治竹木。爲之罇爵。簠簋。洗俎。豆籩。簠之屬。而釋奠之用。始具。是役也。衆心翕然。如恐不及。不煩程督。競奏厥功。而棟宇之崇。宮庭之敞。黝垺丹雘之華。式稱其爲泮宮矣。凡爲屋大小。以區計者若干。爲器若干。肇事于某年之某月。訖工于壬寅之十月。蓋有經始勿亟之意焉。侯於規畫勸相。不憚其勤。而贊其事者。則學之教諭某。訓導某也。學旣成。侯諷日之吉。將率其僚吏諸生釋菜以落焉。而以書來告曰。吾之新是學。諸父兄之力也。幸爲之記。以永厥功。且有以教其子弟。使有所興起焉。予惟今之爲政。不得罪巨室者寡矣。況能出彼所有。以相吾之興作者乎。靈臺子來。侯其近之爾。諸父兄能率侯之令。爲所當爲。其視昔之立義塾者。亦無愧焉。固皆有可書者。若乃侯之所教。崇正學。斥非鬼。表先哲。爲前人之所未爲。以新士習。以作士志。則其可書。又不但一時興作之功矣。嗚呼賢哉。彼邑之子弟。學於是者。其興起於侯之教。宜何如耶。念文昌之不屋。必有以弄筆墨徼利達爲羞者。聞先哲之遺風。必有起高山景行之思者。望宮牆之數仞。又必有思所以入其門而

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者有感於中不能自己而蚤夜孜孜勉焉以求其至則小而匹休前烈大而爲賢爲聖夫豈無其人歟夫豈無其人歟庸書諸石以俟若前代建學之始與其廢興本末已有記之者茲不復云。

東陽縣覈田記

惟東陽金華望縣所隸十有四鄉民之係籍者至若干萬千百餘戶其所有土田爲畝若干萬千百有奇而輸二萬四千餘石可謂庶且富矣然賦之所出必于其田縣故有復熟官田若干畝名存實亡莫知其田之所在其米一千三百餘石皆無所徵爲政者以爲大農經費之入弗可虧也則以之抑配農民而責其償至其他官民之田之米無徵者又三百餘石其抑配亦如之嗚呼古之耕者助而不稅其制不可及已後世有田則有稅然各隨其所有多寡而徵焉民未以爲病也至於無田而有抑配之稅則民之困極矣是豈真無田也耶蓋版籍不明姦欺百出有田者不稅有稅者無田逋租匿役靡所不至政庸賦擾訴理紛紜非惟民所不堪而有司亦病之矣溧陽繆侯之爲是邑剗政之疵剔民之蠹威行愛立訟清事舉既嘗一新其學以教民矣又謂仁政自經界始經界不正而田失其實則版籍以之不明而稅之逋陷民之憔悴無怪其然不有以更張之其弊何時已乎乃成化十有八年適國家著令重造版籍遂以右參政吳公之命首取洪武中魚鱗圖籍爲之準令人戶各以狀陳所有田數而役民之善書數者使履畝而量之仍以鄉老之公正者爲監量辯其官民之田與號名步畝稅糧之實沿革之故以及得業之人皆書之

籍既覈矣。而猶恐有蔽於私者。又更其人。易其地。覆覈之。且躬自臨視。以發其隱伏。正其爭訟焉。夫然後宿弊潛奸。披露首服。有受人之田。不認其稅者。有以其稅而寄之他人者。有寄之不收而棄其稅者。有以官田隱爲民田。以上地冒作下地者。諸若此類。悉釐正之。凡所覈官田若干畝。民田若干畝。以及職學買括等田。其數皆與舊額相當。獨義莊爲有餘。計其所餘田畝。適符復熟之數。侯乃嘆曰。吾知所處矣。彼復熟田者。卽義莊而異其名也。以有餘補不足。何不可乎。詢諸父老。僉謂其宜。上于藩府。藩府允焉。而復熟於是。有田。其有陵谷變遷。田之果不存者。則以新所墾闢之數充之。土田旣正。稅得所歸。民業有經。公租不負。失業之民。脫然若沉疴去體。灑然若執熱遇濯。而無復抑配之苦矣。其定著爲籍。曰流水。曰保類。曰戶類者。皆明白可據。乃以附諸國版。登於天府焉。凡民之任役者。若干人。始事於其年之春。而訖役于其冬。邑人旣皆悅喜。相與歸德於侯。而侯不自居也。則謝曰。版籍之正。田稅之均。實聖祖舊章。明天子盛德。藩府大官之令。爾諸父老之勤也。吾何力之有哉。雖然。吾與若等所以救其弊於今日者。非易易也。異時或有兼并之徒。惡其害己。而去籍焉。則不得善其後矣。亦圖所以維持而勿壞。使吾民永有賴乎。乃謀伐石。使來請記。予於是深有感焉。夫仁政之不行久矣。昔朱子之守漳州也。嘗欲推行經界。以惠貧民。時當道者惑於浮議。迄不果行。有志之士。至今爲憾。則爲後世之吏。欲行其志。不亦難乎。今侯覈田於東陽。雖未能爲古經界。而有經界之遺意焉。可謂善學朱子者矣。而獲乎上下。莫或撓之。則其時之所遭。又有過於彼者。豈非幸歟。孰謂吏於今者。不得行其志哉。然以朱子之不得爲者。侯旣爲之。則其所已爲。若水利。

若社倉、若義役、皆仁政之宜於今者。亦豈不欲次第爲之乎？吾見人之蒙其澤者，未可旣也。爾邑之父兄，尙亦相與勉焉，以贊其成哉？若其維持而勿壞，則後之人必有任其責者。而區區不腆之言，豈足以爲永久之托？姑用敘其歲月，使來者尙有考焉。侯名樗，字某某，起家進士，而爲是邑。方以治行聞於時云。其執役者之名氏，與其鄉田土多寡稅糧輕重之數，則列之碑陰。

繆知縣去思碑

皇帝臨御日久，厲精求治，慮長人之吏不能布宣德意。子惠元元，海隅蒼生，容有不被堯舜之澤者。爰命天官，慎選進士之材者，以爲知州知縣，而責其成。其治行優異，卓然可稱者，則入爲御史，尙書郎，以旌之。示勸也。嗚呼！聖人仁覆天下之意，至矣哉！乃成化之十有四年，戊戌之歲，溧陽繆侯來爲東陽，不鈎距，不機穽，信以待物，勤以集事，鋤穢耨奸，植善樹柔，未幾而困者甦，訟者平，盜者息，流通四歸，百廢具興，政以大行。旣五載，朝廷適有風憲之選，遂膺召命以去。蓋十有九年之某月也。于時邑僚佐屬吏，以及衿佩之士，來相之夫，工徒商賈，鰥老童孺之流，莫不悵悵然若失怙恃。其老父相率而赴愬於藩臬諸司，乞借留者數十百人。諸司大臣謀曰：以樗之材用於朝廷，則天下將有賴焉；而留之一邑，殆韓子所謂專而不能成者，其可乎？乃不果留。衆皆皇皇莫知所爲。邑有耆壽之士，張惟貞者，諗於衆曰：昔之令吾邑者，在唐則有若戴侯叔倫，在元則有若禿滿答兒，有若吳侯普顏，在國初則有若陳侯某，皆有遺愛於民，民爲立石頌德。至今思之，若召公之甘棠焉。今我侯之德，無愧於諸君子者，其可無一言，以道揚厥美，繫吏民之思。

乎。衆皆曰：然。遂相與伐石，而使其子諸生張極來告予曰：侯之勤於政，仁於民，羣耳目不可塗也。今去矣。民戴之不忘。惟先生樂道人之善者，幸爲闡而發之。予曰：其政奚若？生曰：極不能悉其詳，但見請謁者不于其門，苞苴者不入其室，以繩乎吏者，繩諸身而冰槩其操也。以教于家者，教乎人，而子弟其民也。其修建學校，則勸富人之義者，使各以力自占，而中家不知其勞，其覈正田土，則有一畝之田者，使輸一畝之稅，有千畝之田者，使輸千畝之稅，富有田者，其稅不得欺隱，貧無田者，不至有抑配虛陪之患，而賦稅於是始均。其事神，則山川社稷邑廟諸壇壝祭器靡不修飭，而神歆其祀，其教學者，則崇孝行禮鄉賢，而士知所向，其聽訟，則是是非非無所回，而無情者不敢盡其辭，其備荒，則勸分以廣儲蓄，積粟至若干萬石，民賴以不饑，歲嘗大旱，侯齋沐步禱于西層山，甘雨隨至，稼以有秋，有中貴人來取奇寶玩器，勢張甚，諸縣長民者，爭括取富人財寶，以納交取寵，市里騷動，有不忍言者，而侯獨無所取，吾東陽之民晏晏也。凡此皆其德之洽於人心不可忘者，願一言以紀其善，予聞之矍然，昔司馬子長傳循吏，以武帝時多酷吏也。班孟堅傳循吏，以明帝時多酷吏也。今天下仍歲水旱，十室九空，流殍載路，而役煩賦重，叫呼墜突，曾無已時，予遣之民，望治甚於飢渴，有能寬之一分，則人心之悅，豈特倒懸之解而已哉。所謂事半而功倍者，此其時也。彼受直怠事者，視民之顛連無告，若秦越肥瘠，漠然不一動其心，方且盜若貨器，以規進取，洋洋自以爲得計，其視侯之所爲何如哉。民之於侯，愛戴思慕而不能忘者，若是者，其視彼之欲與偕亡者，又何如哉。司黜陟幽明之柄者，可不卜於人心乎。今朝廷之所擢用者，若是，吾知舉一勸百，循良之治。

將遍乎天下矣。豈非國家之福哉。故不辭而竊取子長孟堅之義。采民之所歌咏而載之。以告後之爲政者。其詞曰。昔爲東陽。故有循良。猗歟。戴侯。沒世不忘。禿滿吳陳。繼稱善治。爰及我侯。異世同志。衣不文繡。食不膏粱。夙夜匪懈。視民如傷。琴橫于堂。簾垂于室。行所無事。清靜寧謐。器利盤錯。知燭幽微。老吏猾胥。莫售其欺。熒獨是矜。高明罔畏。豪右強宗。縮首喪氣。乃新庠序。乃廣積倉。以敦風教。以備歉荒。斥彼淫祠。俗期返古。表厥賢孝。人用興起。他人有田。我輸其租。匪侯覈之。貧者何辜。百年之蠹。一朝而去。惟正之供。自今伊始。無以爲寶。具在楚書。取非所有。民其何如。萬人之感。一身之利。侯所不爲。內交要譽。自侯之來。田里熙熙。侯今去矣。予將疇依。侯有王命。豸冠烏府。不惠我私。借留無所。侯德在民。予何勿思。我子我孫。何日忘之。載歌載謠。託之貞石。於千百年。遺愛罔極。

衢州府重修儒學記

衢故姑蔑之墟。自唐天寶始爲郡。宋慶曆始有學。其山川所鍾。異人疊出。後先相望。若清獻之勳業。逸平之道德。尤表表者。非興學之效哉。宋社旣屋。學燬於兵。至元丁亥。教授徐夢龍。闢榛莽。易瓦礫。而宮墻之。時則蛟峯方公。實爲之記。繼而郡之賢長貳。襲有興作。日新月盛。其於鄭鳴鳳。洪焱祖。孔思清。鄭汝厚之記者。可攷也。我國家稽古右文。時敕所司。修明學政。正統初。同知張侯琛。始作禮殿。而堂廡齋舍之屬。則知府王侯高。唐侯愉。相踵成之。書其事者。郡人刑部尙書郎吳君錫也。自時厥後。繕治不時。日就摧圯。乃成化辛丑。清源李侯汝嘉。以尙書戶部郎官來守是邦。下車廟謁。顧而嘆曰。失今弗圖。後必甚費。是棄前

人之功。而大厲吾民也。適部使者李某。奉璽書來董學政。亦謂侯宜有以起其廢者。於是經斯營斯。具材興工。易腐以堅。闢隘而敞。自殿而堂。而門廡。而齋序。各因其舊而修之。若師弟子藏修燕息之室。廬若賓射觀德之亭。圃以及庫廚倉廩。犧牲之所。咸撤其故而一新之。其外則崇墉深池。廣入門之塗。樹育賢。成俊二坊。以壯其觀。巍然煥然。既完且美。又以四齋之名。舊無倫序。而更之曰志道。曰據德。曰依仁。曰游藝。以示教焉。其爲諸侯之學。以布宣明天下之文命者。於是爲稱。肇事於癸卯春二月。而訖工於乙巳之冬。凡爲屋大小若干楹。土木瓦石匠傭之資。糜白金若干兩。用人力若干工。事集而費不奢。役興而民不擾。皆侯規畫有方所致。相其成者。則同守何侯。通判李侯。節推李侯也。落成之日。教授陳君告于衆曰。是役也。公不置官。私不病民。存前美而不泯。塞後費之無經。事雖修舊。功倍創始。不可無以昭示方來。乃具其顛末。使諸生留某。余某。走余所居山中。請書歲月。嗚呼。今郡縣之政。類多急於簿書期會。而教化則未遑也。間有事焉。不過假興作以爲利。飾觀美以要譽而已。亦何有於教化哉。有如侯者。獨垂意絃歌俎豆間。非爲利以要譽也。謂非賢乎。其爲教也。取夫子之所謂道德仁藝者。名其齋。而不牽於俗學之陋。非賢而能之乎。是皆可書。陳君與二三子者。能弗替侯之功。盍亦念侯之教也哉。其志之必於道。據之必於德。依之必於仁。而後藝之游焉。以無愧其所以名齋者。則庶幾乎從事於斯而不已焉。雖逸平之所傳於程氏者。亦將有得。而清獻諸公之勳烈。特餘事耳。尚何科舉利祿之足云哉。陳君與二三子其勉之。山川如故。典刑尙存。三衢豪傑。肯甘爲昔人下乎。吾知賢侯所以作興而振起之者。不爲虛文矣。異時濟濟多士。克

廣德心。必將有續泮水之頌者。庸書諸石以俟。

路西陳氏復義庄記

先王有大宗小宗之法。以收其族。而人無不親其親者。有百畝五畝之田宅。以厚其生。而人無不足於衣食者。故當其時。男有分。女有歸。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而孀寡孤獨廢疾者有所養也。尙奚以義庄之闕恤爲哉。自夫宗法廢而親親之恩薄。至有漠然相視如塗人者。田制壞而生生之道微。至有貧不能自存而轉乎溝壑者。蓋亦世降俗薄使之然耳。有仁人君子者。弗忍其視如塗人而棄溝中瘠也。於是推吾有餘。資彼不足。若文正范公之爲義田。以給宗族之在吳中者。則其養之有道。惠之有術。而有得於古人親親之仁。豈非禮之以義起者乎。厥後吾婺之東陽路西陳德高氏。聞風而興起焉。亦有義庄以仁于其族。大要不出文正之矩度。而微有損益。以適時變。其事具於陸放翁之記者。可考也。德高以布衣而能勤勞節約。不私所有。希當代名公位充祿厚者之所爲。其亦可謂難矣。惜其後世浸以陵遲。加之兵燹之餘。世異事殊。而庄之不屋。已非一日。僅有遺址存焉耳。逮德高之九世從孫平仲。讀書好禮。雖遺榮弗居。而志在澤物。謂前人之業。弗可久廢。爰議修復。以亢厥宗。初庄之田。畝以千計。今則資非曩時之厚。而力有未逮。故所割田不能什之一。而其弟熙仲。亦以田來助。乃得百餘畝焉。初田在膝頭昭福寺之傍者。已爲他人所有。弗可復得。則以己田之在北岸者充之。去庄二里而近。其規約視舊。則又加增損焉。凡族人之老而無子者。幼而孤者。婦之寡而守節者。以及喪葬婚娶。皆有給。而子弟之有志於學者。亦助其費。

其庄之產尙薄。不能遍及同姓之疎遠。則先其親之近者。自九都巡府君而下。其餘蓋有待也。以平仲之富。不逮前人遠甚。而欲興廢舉墜於數百歲之下。不亦尤難矣乎。平仲之經營是庄也。割田築室。始自辛丑。於今五稔。乃克就緒。而具其事來告予曰。愿得一言。以厲吾後人。俾勿壞。嗚呼。義庄之設。德高有文正之心矣。義庄之復。率乃祖攸行。平仲其以德高之心爲心乎。親親之心。德高以之。繼述之孝。平仲以之。使爲平仲之後者。各殫厥心。以繼以述。則庄何自而壞耶。不然。則放翁之言爲後世之慮者。須不深且切也。而何救乎。是庄之壞哉。爾子爾孫。尙其念之。雖然。豈惟君之子孫哉。戚戚兄弟。莫遠具邇。秉彝良心。誰獨無之。使世之貴富有財力者。人懷是心。各親其親。而至於不獨親其親焉。則天下豈有一人之不獲哉。大道之行。天下爲公。將不在古而在今日矣。斯又予之所樂聞也。故爲記之。

紹芸堂記

豫章舒先生。以進士乙科。職教事於蘭谿。辱與游相厚也。歲之初吉。先生過予山中。告之曰。吾之曾大父。教授府君。始以儒術起家。範模多士。大父有源。克踐厥猷。志耽經籍。不求聞達。講授於家。而鄉人子弟皆受業焉。嘗有夢芸之祥。自號芸菴。其後伯父敬常。遂以明經登第。致位臺察。而大父亦以恩贈官。監察御史。人以爲夢芸之有徵也。家君敬學。不幸五歲而孤。弗獲躬承先訓。日夜痛心。懼家學之失傳。幹蠱之餘。聚書數十百卷。朝耕夜讀。以淑其身。以教其子。若孫。懇懇乎箕裘之襲。雖以琮之不肖。叨與賓興。備員庠序。亦其庭訓義方所致也。今家君之齒。已躋八袞。而志猶未已。因名其所居之堂曰紹芸。庶幾朝夕觀省。

以究所圖。且將佑啓後人。俾勿替其承焉。然未有爲發其義者。願吾子一言以記之。嗚呼。室而弗堂。菑而弗播。世之人比比然也。孰知所以續我其祖考哉。今尊翁以耄耋之年。而弗忘是心。其亦庶乎中庸繼述之善。孟子終身之慕者。可謂能孝矣。尙奚假於予之言哉。辭謝久之。而先生之請弗置。乃作而言曰。丕休哉。芸之夢乎。其天之大啓舒氏。將以儒世其家乎。夫芸以辟書之蠹。故凡儒其業者。有經籍圖史之藏。必有事於芸焉。然求諸在物之芸。孰若求諸在我之芸乎。若仁焉以辟其殘忍之蠹。義焉以辟其貪昧之蠹。禮焉知焉以辟惰慢昏惑之蠹。斯四者皆天所以與我而爲芸者也。其或視聽言動有非禮之蠹焉。則以克復之芸辟之。喜怒哀樂有不中節之蠹焉。則以中和之芸辟之。與凡明德而有氣拘物蔽之蠹焉。則以格致誠正之芸辟之。斯數者。又皆聖賢所以教我而爲芸者也。在物之芸。有功乎載道之書。而在我之芸。則有功於行道之身。業乎儒者。烏可以書其道而不身其道乎。天之大啓舒氏。以爲御史公之夢者。不在茲乎。翁與先生。其有志於是焉。則爲芸者非徒一草之微。而所紹者亦非徒在其親。且將紹乎古今人物之大。父母而克肖之矣。庸非孝之大乎。誠能以是倡之。則後之者其無奮然興起。而繼繼繩繩。有引勿替者乎。於是先生作而謝曰。子之言美矣。至矣。正吾家君所欲聞也。請書以爲記。

重修通濟橋記

弘治己酉冬十有一月。金華府重修通濟橋成。父老過予而言曰。橋在郡城西南。當雙溪之交。其水湍迅深險。弗容厲揭。時或霖潦暴溢。則巨濤洶湧。雖舟楫猶憚其險。欲涉望洋。公私交病。昔嘗濟以浮梁。而弗

能久也。元大德中有浮屠及菴者，始經營作石橋，業未及成，而中以撓罷。其徒芻龍輩繼之，歷四十年，始克就緒。橋之制中累石以頓於淵者十有一，外以石隄其兩岸，棧木爲梁，被之石，磴而屋於其上。事具於元故翰林侍講學士文獻黃公之記者，可攷也。其後燬焉而莫之繼者，餘六十年矣。迨我朝天順之初，浙江憲副績溪馮公始因其石頓，與隄之僅存者，補其缺壞，梁之磴之，而輿徒以通。前郡守周公宗智，又從而屋之，亦旣完且美矣。夫何一厄於成化甲辰之水，圯其橋南之頓者四，而屋隨以壞，再厄於丁未之火，災其橋北之屋二十餘楹，而頓因以毀。其中所存，蓋無幾焉。乃弘治紀元，永平郝公景昌，以大理正出守是邦，始下車，問民疾苦，知是橋之弗可緩也，而詢謀僉同，具其事以白于鎮巡藩臬諸司，得報如其請，遂命伐石掄材，訊日興作。公於蒞政之餘，率其僚佐，日來勸相，而專綜其事，賦其功者，則節推郭侯某也。時則工忘其勞，不戒以飭，殫厥技能，競奏成績，而頓之圯者崇之，燬者易之，梁之斷者續之，屋之仆者舉而新之，植欄楯，表門闕，上棟旁輦，巍然翼然，屹立中流，其崇廣修袤，悉仍舊貫，而壯麗有加。公又以橋之南岸，當水衝激，易於崩潰，乃重加石隄，以遏其勢，不規近利，惟懷永圖。凡瓦石材木之費若干，工匠之傭若干，皆給於公帑，不以厲民。肇事於其年九月，訖工於來歲之冬，而有事於往來者，無不賴焉。非有不忍人之心，以行不忍人之政者，能若是耶？吾民將謀伐石，以載公之仁，子其爲我記之。嗚呼！民之以涉爲病也，公且橋以仁之，而況民之所病，猶有甚於涉者，公其不有以仁之乎？由一橋之仁而達之，使凡爲郡之政，無弗仁焉。又由一郡之仁而達之，使異時進而作霖雨，作舟楫，凡政之措諸天下者，無弗仁焉。豈非公之

所志而吾民所深望乎。吾見斯橋其爲之兆矣。故書諸石。將有待焉。豈徒著其一時興作之勞而已哉。

蘭谿縣新遷預備倉記

洪惟我太祖皇帝。以亶聰明作元后。拯生民塗炭之苦。而措諸衽席之安。其大造之仁。蔑以加矣。然猶夙夜憂勤。圖恤民隱。以謂歲不能以無歉。民不可以無食。爰命所司。出官鈔以易穀。而儲之郡社。以備凶荒。以恤艱阨。謂之預備倉。其卽周人之委積。隋唐之義廩。宋朱文公社會之遺意也。豈非所謂竭心思而繼以不忍人之政者乎。于時蘭谿始有東西南北四鄉之倉。視歲豐歉而歛散之。民是以不飢。列聖相承。建其有極。歛福錫民。太平無事。年穀屢登。長民者懈於其職。監視弗虔。所儲蓄者積而不散。往往乾沒於豪猾之手。而倉隨以壞矣。宣正以來。歲或不收。而生靈嗷嗷。無所仰給。朝廷始用大臣之議。令天下郡縣。勸募富人入粟於官。以爲荒備。其輸粟至千石者。賜以璽書。旌爲義民。時無錫薛侯理常。乃作大倉於縣城之南數里倉嶺之下。儲穀以數萬計。又謂之義民倉。民固有獲其利者。夫何歷時滋久。奸弊百出。而倉非曩時之舊矣。弘治壬子之春。崑山王侯倬。以才進士兩宰劇縣。皆著能聲。簡自天官。來字吾民。下車之初。歲適大侵。民窮無告。亟發廩以賑貸之。而視其倉屋。皆壞漏弗支。所儲之穀。失亡大半。而在庾者又皆陳腐不可食矣。侯爲之太息流涕。訪諸父老。咸謂是倉地處幽僻。四無民居。監臨以政務紛冗。弗遑時至。而主守之人。又皆一二十年弗與更代。久而易懈。至有死亡逃散。而莫之守者。其勢易爲侵盜。又在大河之濱。盜者不勞負擔。夜舟滿載。而之四方者。不知其幾。加以水濱卑濕。陰潤所蒸。在倉而腐者。亦有之矣。倉

請虧耗。職此之由。而守倉人役。以虧耗責償。而破蕩其家者甚衆。則是倉雖曰惠民。而適以爲民害也。侯乃嘆曰。法久而弊生。勢所必至。不有以變而通之。其可久乎。乃相地於縣治之東。得廢寺焉。其土燥剛。無卑濕也。附城而近。監臨可常至也。去水而遠。盜舟弗能達也。在閶闔中。十手目之所指視。姦宄無所容也。將謀改作。以祛宿蠹。而部使者少參韓公。行部至焉。聞侯之議。深以爲然。乃具其事。以白於鎮巡藩臬諸司。得報如其請。侯於是。以義勸富人之堪事者。授之規畫。分其程度。俾各以力自占。徹其舊。以卽於新。中爲廳事。廳事之北。爲廡者三。而左右對列。亦各爲廡者三。屋之以間計者。凡四十有五。其旁餘地。又皆可續而廡焉。外則周以垣墻。皆石其址。而覆以瓦。幾三百餘丈。前後重門。以嚴出內。而輪奐一新矣。是役之興。人皆懼勞費而難成。然公不費官私。不擾民。經之營之。在侯一心。而義以感人。其應如響。凡富室之任其役者。運材效力。如治其私。趨事赴工。爭先恐後。肇始於其年季冬之月。而落成於來歲之春。子來之政。何其易耶。守倉之役。前此多以鄉民。則往來守視。非其所便。今而易以市人。則朝夕不離乎是倉矣。先以久無更代。則虧耗數多。而難於責償。今而定爲歲一交盤之法。則無久役而民不困矣。倉雖旣成人。猶懼其儲蓄之弗廣。侯以是歲當重造版籍。推割產稅。而受田之家。皆物力富強者也。隨其所收多寡。計畝而勸之。得白金二千七百餘兩。易穀萬有千石。自足當前虧損之數。而倉儲不虛。非復向之名存實亡者矣。倉廩旣成。而儲蓄不虛。備荒有具。而困窮是賴。邑之父老欣然而來告曰。我侯蒞政之初。小試經綸之業。不遑他務。而汲汲於是倉。欲爲吾民深長計。其所立之卓偉如是。豈非推廣我皇祖仁覆天下之心。而爲

政者乎。使其進而羽儀天朝。上佐天子。不經綸天下。則其他政之仁大庇吾民者。可預推矣。吾儕小人。自今其有瘳乎。將謀伐石。以永其功。俾子孫世世勿忘我侯之仁。子盍爲文以記其歲月。某乃作而言曰。侯之爲政。非止一倉之仁。而其志亦未嘗以是而自滿也。尙奚以書爲哉。然愚於是竊有感焉。是倉之成。侯之仁吾民者固至矣。若是倉能久而無弊。則非所敢知也。繼今爲政者。必有我侯至誠惻怛之心。然後可以行是倉之仁。又必有我侯達權通變。發奸擿伏之才。然後可以祛是倉之弊。而全是倉之仁。後之君子其念之哉。必切切焉視飢猶己。亦以侯之心爲心焉。使是倉之仁久而弗壞。則吾民之蒙其惠者。容有既乎。故爲執筆而不辭。

嘉樹亭記

浙憲使無錫邵先生國寶。書謂某曰。寶之先。自高曾諸大父而下。暨先君子。世爲邑之開原鄉稅長。而廉靜一德。嘗儲千畝之入。以充公家雜役之需。其賦民惟正之供。未嘗過取一文。誦其德至今不忘。故有泄事之室一區。在城西倉北水次。歲久荒圯。已屬他姓。其墻外有楛木數株。得其地者。每曰此邵氏之樹也。至虛其地而不忍伐焉。寶過感之。將爲亭其間。以志先德。君子爲題曰嘉樹之亭。少師西涯李公。旣篆其勝矣。子盍爲我記之。某辭不獲命。乃僭爲之言曰。昔韓宣子聘魯。宴於季氏。見有嘉樹而譽之。季武子曰。宿敢不封植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此嘉樹之名所由始也。今邵氏之樹。自其鄉人視之。勿剪勿敗。罔卽以爲召伯之甘棠。不但如季孫之口誦其詩矣。非世德在人能若是乎。若其前人之所樹。不于他木。

而獨以楛焉。夫豈無所取義乎。宋王晉公嘗手植三槐于庭。而期其子孫必爲三公。以槐爲三公所位也。況楛之爲木。詠於周雅。可以扶老而爲杖者。不猶賢人君子之德。足以扶植名教爲邦家之所倚仗乎。其所以期望後人者。又非止於三槐之名位矣。蘇文忠公稱仁者必有後。而謂魏公之業。與槐俱萌。則今日先生之業。寧不與楛而俱萌耶。先生其尙益加培植。以大副先人之志。罔俾王氏之槐。專美於前。視彼季氏之嘉樹。而歸德於他人者。何可同日而語哉。

清遠閣記 己未十月

龍泉爲括蒼鉅邑。張氏爲龍泉鉅姓。其居在邑西數十里。鍾秀山之陽。其先在宋以宦學顯。世積德善。逮今而家益昌大。其羣從之衆。詩禮之習。貲產之富。甲於一邑。其子弟之良者曰彥博氏。尤讀書好古。與兄彥正。自爲師友。日相與論文賦詩爲樂。凡世俗所尙。若釋老淫祀紛華侈靡之爲。悉屏絕之。行誼於鄉。不求聞達。嘗卽所居之旁。闢地爲圃。垣而方之。鑿池可畝許。植蓮芰。畜魚鳥。其中構閣若干楹。俯池上。池前當閣列九臺。樹以翠柏山茶。又甃臺其南。對樹四柏。結亭曰集翠。下設石卓石鼓。可坐而觴詠焉。亭外隙地。縱橫畦之。品蒔花木。四時生香不斷。因謂其園曰駐春。徑曰流香。而此外又有四友軒。香霞洞。蒼雪窩。巡芳嶺。觀稼亭之屬。皆足以游目適情。其深得昔人考槃之趣者歟。於是太守鶴山潘公舜絃。取濂溪愛蓮說中語。爲名其閣曰清遠。而太常任公克誠。大書以扁其上。君間持鶴山書。謁予爲記。予素不文。且未始一登其閣。而目其景也。將奚以爲言哉。辭之再四。而君之請不置。乃作而言曰。嶺南山水之奇。與池亭

園囿風物之佳。皆可以名其閣也。公之不取。而獨寓意於蓮。其所望於彥博者。不既厚耶。彥博其知之乎。蓋凡花草之有香者衆矣。而香之清者爲罕。香之清者罕矣。而香遠益清如蓮之可遠觀。不可褻玩者爲尤罕。殆猶君子道德之馨。播諸天下。垂諸來世。彌遠彌芳。使人景慕而不能已焉。此濂溪所以目爲花之君子而愛重之也。然蓮之所以能然。亦由其中通外直。不蔓不枝。出污不染。濯清不妖。有君子之德焉。鶴山嘗稱彥博處富而尙朴。業儒而好義。其亦庶幾有君子之姿矣。能由是而從事於濂溪之學。主靜無欲以立其本。講習踐修以充其才。蚤夜孜孜。求進於君子之域。至於靜虛而明。若蓮之中通。動直而公。若蓮之外直。志無他歧之惑。而行有特立之操。處約不濫。處樂不淫。又有若蓮之不枝不蔓。不染不妖者焉。則異時芳聲華譽。馨聞於外。又豈不遠而益清也耶。二公之所望於彥博者。不在是耶。嗚呼。彥博其念之哉。其尙不負二公期待之厚哉。

思德菴記

龍泉張君彥正。與弟彥博。葬其生母葉氏于其邑之柏川毓秀山。且作菴于墓南百步許。以奉其神主。而扁曰思德。募人守視之。又置田若干畝。以供祭掃之需。蓋不勝其凱風寒泉之念。春暉寸草之懷。而厭於嫡母。弗獲耐食於其父。故爲是別室之祀。豈非禮之以義起者歟。間因其子靜。來從子游。而以書屬予記之。子時適有大戚。弗能爲也。辭而去之。迨子免喪。而靜復來致懇。予亦慨念吾親罔極之德。不知所報。而灑血於蓼莪之章。銷骨於霜露之感。惡能記君之所謂思德者哉。然嘉君兄弟之能孝。則於義有不終默。

者乃爲之言曰。母之於子也。鞠之撫之。長之育之。顧之復之。出入腹之。其慈愛之心。靡有窮極。則爲子而思其劬勞之德。雖左右就養。服勤至死。弗能報也。況於旣沒之後。而音容不可復接。旨甘滷醢。無由致其養。溫清定省。無所施其禮。則其出而銜恤。入而靡至。悲痛無涯。惡乎用其力哉。惟有春秋祭祀。以時思之而已。此君之菴所以不容不作也。然菴以思德名。豈徒奉蒸嘗薦蘋藻。久而不廢。若陳后山之所記思亭者哉。又豈徒如記禮者之所謂思。其所謂樂所嗜。思其居處笑語。而如見所祭者哉。蓋身也者。親之枝也。親雖不存。而吾身存焉。必思所以立其身。夙興夜寐。無忝所生。一出言。一舉足。皆不敢有忘。若古之賢人君子者。行道揚名。以顯其親於無窮。豈非所思之大者乎。君之兄弟尙勗之哉。

陳萍齋壽藏記

東陽陳君熙仲。讀書好古。不求聞達。而敦朴孝友之行。修於其家。儀於其鄉。有古長者之風焉。萍齋其別號也。君嘗謂人之生死。猶夜旦然。屈伸往來。造化常理。無足以動其心者。故年雖未艾。旣畢子平之債。卽預爲歸藏之所。取西山蔡先生還造化舊物之語。名之曰還化。而走書來謂某曰。願爲一言以相吾之志。竊惟西山之言。其任重。其道遠。非不肖所及知也。將以述其山川之勝。風氣之佳。則區區足跡。未嘗及焉。亦奚以爲言哉。姑誦其所聞而求正焉。夫天地委和。吾得之以生。天地委衷。吾得之以靈。凡吾人所得以爲魂魄五臟百骸之身。以爲健順仁義禮智之性。以爲容色辭令動作威儀之則。以爲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日用之常者。莫非造化之物也。是物之在人。雖莫不全。具於有生之初。而彼之蠹蝨。或蔽於物。不

能不失之於有生之後。雖欲還之。孰從而還之哉。惟聖賢之生也。得全於天。無所污壞。盡性踐形。克肖兩儀。故其終也。爲放勳之殂落。爲重華之陟方。爲曾子之體其受而歸全。卒能有以還之。譬猶受人之奇貨者。必能愛護保全。無少虧毀。若相如之璧。無恤之簡。然後奉而歸諸其人。爲無愧耳。其或保護之弗勤。奉持之弗慎。則其所得。終必失之。難乎免於龜玉毀櫝之咎矣。其奚以爲還哉。此古之君子所以戰戰兢兢。臨深履薄。以保全其造化之所以與我者。而弗敢失也。昔西山先生。以精詣之識。卓絕之才。該洽之學。知極乎道德性命之原。行謹乎家庭唯諾之際。其平生獨行不愧影。獨宿不愧衾。亦可謂能全其舊物而不失者矣。迨其易簣而還化之云。豈虛語哉。君而有志於是焉。必將蚤夜孜孜。于時保之。使夫立身行己。不愧不怍。一出一言。一舉足。皆不敢忘乎是物焉。則庶幾他日有以還之矣。苟徒以骨肉蔭爲野土。魂魄之升於天。爲還其化焉。則凡有血氣者莫不然也。而何獨於人哉。西山之所謂安靜以還之者。豈謂是耶。詩不云乎。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予於陳君深有望焉。故爲記之。

浙南公館記

古之聖人。善推所爲。而一視同仁。非惟田里熙熙。無愁嘆聲。而行道之人。亦無不被其澤。故十里有廬。三十里有路室。而五十里又有候館。宿息井樹。無不具焉。天下之旅。所以悅出其途也。春秋之世。晉人崇大諸侯之館。而賓至如歸。子產所以美文公之伯。而陳之司里不授館。羈旅無所寓。單襄公知其必亡。則王政興廢。其所係固不輕矣。今天下郡縣。視其道里遠近。縱橫經緯。皆有驛舍。以待往來。非卽先王無忘賓

旅之意乎。江浙天下首藩。而錢塘爲東南都會之地。鎮巡藩臬諸司之治所皆在焉。凡朝廷之達官貴臣。與四方之賓旅。口口飛鷁奔軺。旁午而至。將迎之不暇。由錢塘而南。以達富陽。舊惟置驛江澚。泛舟下。固不甚勞。然以風濤不時之變。而顛覆是虞。故行者往往舍舟登陸。而浙會一驛。相距七十餘里。沿水涯。越山阜。路多崎嶇。卒遇風雨暴至。潮汐漲壅。憩茭無所。雖部使者行屬。亦不免假爨僧舍。而秋陰弗堪。人以爲病。乃弘治丙辰。浙藩參議衡山吳公。始欲作室中道。以息勞瘁。以避風雨。而急於民瘼。未暇也。今年春。復偕巡按侍御鄧公。行部過之。遂申前議。侍御深以爲然。關白諸司。悉叶厥謀。乃卜宅錢塘富陽二邑之交。得定山之南。面勢清曠。風景爽愷。二驛至是。道路均焉。爰命錢富暨仁和。各出公帑之贏。市材購工。以營候館。中爲之堂。旁列廊序。後爲退室。從以庖湑。前設門屏。繚以周垣。扁曰浙南公館。規制周正。不陋不華。弈弈乎停驂駐節之所。式稱大藩之體矣。經始于四月。而訖工于九月。凡爲屋大小若干楹。糜白金若干兩。董其事者。錢塘令吳君道也。旣竣事。而公以書來。俾某識其歲月。竊惟公與侍御諸公。並以名世之賢。膺方嶽之寄。不忍人之疲於遠途。無所安息。而脩舉周官路室候館之政。其用心仁矣。充是心焉。則凡周官仁政有宜於今者。夫豈不欲次第而爲之乎。又況是館之設。在藩近郊。諸公蒞政之暇。來游來觀。於以省耕歛而行補助。于以察民俗而施教化。或有事而闔可否。爲裨謨之謀野而獲焉。則其爲益奚止于息行道之勞而已耶。吾見浙人之蒙其休澤。未可旣也。異時輿誦有作。安知是館之不爲甘棠乎。視彼民隱之不恤。王澤之不宣。而汲汲乎飾廚傳。事過客。以取名譽者。惡可同日語哉。故爲書之。以示後人。俾

勿替是道焉。

馬公橋記

廬爲南都輔郡。而曹爲廬之屬邑。距邑西北三十里。有郵亭焉。其地曰下閣。當四達之衢。而溪水橫絕。中道深險。弗容厲揭。故有石梁。以濟不通。謂之下閣橋。不知何自始立。歲久頽毀。而架木以補其闕。壞勢甚敝。危行者病焉。乃弘治辛酉。廬守馬公汝礪。行部過之。顧而嘆曰。此吾守土者之責也。將改作之。而官帑弗可輒發。又不忍以其役厲民。乃捐俸爲倡。而求助於商賈之往來者。隨之施予。日積月累。以給其費。募匠石之良。伐濃嶺之堅。累址于淵。而爲頓者二。爲門洞如半月。以醜溪流者三。又石以隄其兩垂。欄其兩旁。而甃其上。爲坦道。其崇尋有四尺。廣尋有一尺。修十有二尋。自始事至迄工。爲日若干。傭匠若干人。役夫若干工。糜白金若干兩。其規制經畫。皆出于公。程督勸相。則屬諸縣之令佐。而專綜其事。以績于成者。邑之義民王壽也。由是遠而輿馬擔負之奔馳。近而樵採攜挈之往返。公私憧憧。皆得去險阻。卽夷途。而無需于泥于沙之患。莫不欣欣然而喜曰。此馬公之賜也。因相與更其名曰馬公橋焉。曹令李君鯤。旣落其成。復以書介國子博士胡君懋。欽來謂予曰。吾邦侯馬公。今少宗伯紫涯先生之冢嗣。德器不凡。而家學有自。施于有政。廉平不苛。有循吏風。其爲此橋。役不及民。而惠利在民。故民德其賜。橋以公名。蓋與渭水之崔公橋。英州之何公橋者。異世而同符焉。是不可以無述也。幸爲之記。以詔後人。予惟古聖人之爲政也。仁覆天下。使民樂其樂。利其利。而沒世不能忘焉。今公爲橋利民。民乃以公名橋。其亦庶幾不忘者。

矣。非知所以爲政者。能若是耶。然橋梁者。王政一事耳。公推是心。凡先王仁政有宜於今者。悉舉行之。使廬之境内。無一夫不獲其所。則民又將以父母名公。若南陽之召杜矣。夫豈止於一橋之名而已哉。遺愛日新。功名鼎盛。予竊於公有望焉。故爲之記而不辭。

遂安縣新建遺愛祠記

嚴之遂安在萬山之中。民淳事簡。自昔號爲良邑。正德庚午之秋。姑蘇沈君冕來爲邑宰。始至官。祇謁于先聖先師。而學宮東南。故有名宦鄉賢之祠。又從而展敬焉。乃諭于衆曰。名宦長牧是邦。而鄉賢則是邦所產。其分不同。而混居一室。於義未安。吾欲各爲之祠可乎。其在僚吏。暨庠序俊髦。僉謂宜然。已而邑中父老聞之。咸來告曰。吾邑舊以名宦鄉賢合祀一室。蓋出一時之苟簡。輿情恆所未慊。今君侯之發是言。豈非先得我心之所同然乎。願卒成之。君因問其所欲祀者。衆曰。邑之賢令。唐有路侯敬潛。元有張侯口朱侯倬。均役平訟。興學禦寇。皆著惠民之績。皇朝永樂中。則有胡侯子澄。律已愛民。興學育材。成化中有張侯瓛。廉介愷悌。革役訟之弊。修堰水之利。減官口之重輸。至今猶有賴焉。此皆吾民之所感不忘者也。君又考諸郡志所言。無異輿人之論。以爲是皆宜在祀典。因具其事。以白于都侯。及部使者。時則提學憲副陳公。二守尹侯。咸謂表章前政。以風厲後人。事關世教。不可不與也。皆允其請。而尹復捐俸。以助其費。於是沈君乃卜地於縣之東隅。誦曰。庠事。而士庶懽趨。運材效力。惟恐或後。中爲之堂。周以廊廡。而外樹之門。凡爲屋若干楹。以祀歷代賢令。而名之曰遺愛祠焉。其學宮舊祠。則專以祀其鄉之先正諸公。夫然

後揭虔安靈。永慰邦人之思。而崇德象賢。足示方來之勸矣。旣竣事。尹侯、沈君各以書來。屬予爲記。予以
毫荒不文。不足辱命。而二君復遣諸生某。固以爲請。予惟古之言吏者。惟曰以治之得民。而後世之吏治
吾惑焉。以培克爲能。逢迎爲務。簿書期會爲急。而生民休戚。視之漠然。甚者受直息事。而盜其貨器。民且
欲與偕亡。謂之得民可乎。遂安爲縣。肇自吳晉。迄今千有餘年。爲令者不知幾百人焉。而善治得民。載諸
郡志者僅五人。則民憔悴於虐政者。非一日矣。豈不重可嘆哉。予觀五君子之廉平不苟。奉法循理。其視
俗吏之貪殘者。固霄壤矣。而律以言。宓卓魯之德化。則猶有未逮焉。乃能使民懷其遺愛。久而不忘。至於
尸而祝之者。豈非孟子所謂事半功倍此時爲然者乎。然其初心亦豈有望於後人之祀之也哉。不過盡
所當爲。而公論在人。自不容泯耳。今沈君爲政之初。汲汲於是者。豈徒以慰其邦人之思。蓋將以之自勵。
而欲匹休於前人也。使後之爲政者。人懷是心。則遂民之蒙其澤者。容有旣乎。賢部使、賢郡侯、樂聞其事。
而與人爲善者。又豈徒爲是邑方來之勸哉。蓋將以一邑而風動四方。使凡爲吏者。皆求以治得民。而流
芳垂榮。如遂邑之五君子焉。則其仁澤所被。又豈止一邑之民而已哉。故爲之記。

遂昌縣新建鄉賢祠記

括之西北鄙。其屬邑曰遂昌。在古爲甌越之地。蠻荒之域。自唐中葉。文教始興。迨宋盛時。人才始出。後遭
元季寇亂。蠻社扇惑。轉相攻剽。俗用囂以強。弄兵鬪狠。恬不爲異。今雖承平日久。而舊俗猶未盡變。爲政
者往往病其難治。乃正德庚午之冬。安仁張侯某。以進士來宰是邑。始至。觀風問俗。周覽形勝。謂其山有

君子之名。溪類雙龍之繞。其清淑所鍾。宜必有瑰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而今罕有聞焉。又聞昔有幘頭壇之謠。其科第嘗相望矣。今雖聞有其人。而亦不古若焉。豈天之降才爾殊。殆亦上之爲教未至耳。乃興庠校。設鄉塾。均田賦。恤孤寡。修武備。抑強豪。禁左道。毀淫祠。謹葬埋之禮。易衣髻之陋。凡可以厚風俗而長人材者。靡不爲焉。於是文學藍君某輩告曰。他邑皆有鄉先生之祀。亦禮之不可廢者。今邑之先達。以官業顯者。若武林龔公深之。明經登第。致身通顯。爲時表倡。其立朝論事。謂天地合祭爲非理。謂徽宗於哲宗。當行三年之喪。皆合典禮。其有益於時政如此。以著述稱者。若堯菴尹公耕道。博綜該洽。潛心史學。爲綱目發明。推究朱子筆削之旨。魏了翁深所稱許。四方傳誦。其有功於後學如此。而二公皆未有祠焉。非缺典耶。侯曰。表崇先哲。以風厲後人。正吾長人者之責。敢不致力。遂拓地建祠。爲屋三楹。以妥二公之靈。而虛其左。以俟來者。其材木瓦石。皆撤淫祠爲之。不以一毫勞費於民。旣竣事而落成。邑人莫不感慕焉。未幾。張侯忽膺召命以去。藍君以爲是不可以無述也。乃爲書具其顛末。使諸生某謁予爲記。或曰。龔之論學。尊尙王氏新經。爲溫公所闢。尹之發明。間有不合凡例而曲爲之說者。先儒亦嘗病焉。今張侯祀之於義何居。予謂古人祭有道有德者於警宗。則二公誠有所未至。然節以一惠而擇從其善。如藍君所稱述者。亦後學所當師也。昔王魏有功貞觀。雖不死建成。而列祀於凌煙。公穀說春秋。雖未能盡合聖人而從祀於孔廟。則以二公而祀諸鄉邑。以啓其後人。何不可乎。今二公之沒垂百年。其流風餘韻。斬焉久矣。而張侯一旦表而出之。尸而祝之。使其徽音淑旨。延續于後。豈非天之所啓。而是邦之人才風俗。將

復昔時之盛乎。後之君子。瞻於祠象而想其風烈。必有奮然興起。不徒思與之齊。且將論世尙友。以進乎其所未至者矣。孰謂張侯是舉。不有補於世教也耶。邑之人士。其勉乎哉。

蘭谿重修悅濟橋記

蘭谿故有浮梁。在縣城西門外。厥名悅濟。宋紹興中。江運使衍始合衆力爲之。歲久幾壞。而江令文衡復修治焉。久弗廢者。有橋莊之田爲補葺之具也。元季兵亂。橋隨以廢。而莊田亦不復存矣。國初以來。一作於洪武癸丑。倡其役者。知縣賈侯存義也。再作於成化庚寅。起其廢者。知縣李侯璉也。惜其未久。皆遭洪水摧敗。不能橋者。前後殆百數年矣。成之難。敗之易。良可慨也。近有上書言浮梁不可廢者。詔可其奏。部檄藩府。施行如章。郡守萬公。以屬邑丞田侯。侯謂公帑久虛。其費何從出乎。乃不得已而均敷焉。邑之編戶。里二百四十。而浮梁用舟八十艘。命民三里共作一舟。所需鐵石之類。亦以其數均之。而推擇里魁之可任者。使職其事。有財用出入。官不與知。衆情懽趨。如治其私。鳩財就工。惟恐或後。不兩月而竣。其橋跨溪。中有洲焉。溪兩岸及中洲。皆累石爲堞。堞之上各樹石柱者二。而中則有四焉。以八十舟聯爲兩節。舟上架板爲梁。梁之兩傍。皆有欄楯。兩節之修總若干丈。梁廣若干尺。其舟首尾。皆貫以連環鐵綆。縻以篾纜。而兩端皆繫於石柱。又以鐵作巨矛者十。下墜於淵。而上繫其橋。使不隨波上下。且時其水之高下。以爲損益。又時其開闔。以通舟楫。皆侯之所經畫。而猶慮弗能久也。故規模大略。雖仍舊貫。而巨艦危欄。堅木厚枋。高大壯固。悉倍於舊。庶可以敵風雨浪波之侵蝕。而不至於速壞矣。落成之日。邑令許侯完。語

于衆曰。田侯之爲是橋。其用意勤。爲慮遠。而利澤之被於人者博矣。不可無以垂示方來。於是邑簿張君。偕主教段君。貳教崔君。謁予爲記。嗚呼。佚道使民。雖勞不怨。未信而勞。民以爲厲。今田侯一令之下。而遠近子來。翕然響應。惟所欲爲。無不如志。非其一念爲民。不私諸己。佚道之使。威信素孚。能若是乎。是固不可不書。而迹其他政。則折獄如流。庭無留訟。禁令風行。關節影絕。又非獨作橋一事。爲可書也。故爲述其本末如此。然竊有感焉。橋之廢興有數。而作繼在人。昔人謂杜武庫之知不能使河橋之久者。蓋作而莫之繼也。若江令之繼運使。則大有光焉。田侯是橋之作。寧不有望於後人之繼乎。守規之無失。修葺之以時。則橋雖不田。亦可長存而弗壞。不然。又如前日之橋。而作者之志荒矣。繼今爲政者。尙亦罔俾江令。獨專其美哉。田侯名中。字立夫。新城人也。起家進士。歷官大理正。議獄不合。謫丞吾邑云。

蘭谿縣重建大成廟記

蘭谿爲婺望縣。其山有紫巖之秀。水泛激波之紋。號爲奇勝。而清淑所鍾。英賢輩出。有一鄉三八行者。有一里兩賢良者。有一門五高者。其他以經術政事文學死義名者。後先相望。而仁山先生講道著書。爲朱學世嫡。居四賢之列。尤爲可稱。謂非師友淵源之懿。國家作養之功。能若是乎。其邑之廟祀先聖。雖肇自有唐。而卽廟建學。則始宋崇寧。至紹興己未。而知縣柴絨重建之。及咸淳庚午。而知縣薛至。又撤而新之。旣自爲文以紀其成矣。有元至治之初。知州夾谷雪兒哈禿。病其卑陋。弗稱王居。始大其規。而改作焉。功未就而去。崔雲翼嗣成之。而先正禮部吳公師道爲之記。迨于聖朝。稽古右文。興學育材。在永樂中。則知

縣宋哲作之。趙克寬繼之。而廟學嘗一新矣。暨天順後。則知縣王魯。縣丞陳瓚始之。唐韶。蘇琰終之。而廟學又再新焉。然雖曰新之。而僅取苟完。弗克遠圖。至於昨歲乙亥之春。三月乙丑之夕。風雨大作。忽聞廟中有聲異常。及明視之。則見其東北隅棟梁節稅。悉皆崩壞。獨宣聖像。儼然如故。得非天所祐乎。時邑之令丞缺員。而郡倅趙侯天定。來掌邑事。欲行改作。而官帑久虛。又罹荒歉。弗忍勞民。乃具其事聞于上。而亞參某。僉憲某。命以廢官局之閑地。貨鬻于民。得白金若干鎰。因以市材購工。經斯營斯。用良易朽。以壯代橈。其上之覆板。不堪漏溼。下之土墻。難禦風雨。則皆以甃爲之。務爲經久之規。而侯之視是役也。日省月試。衆心樂趨。不日而竣事矣。但其材用未周。而兩廡尙有待焉。已而海虞錢侯炯。來爲邑宰。欲續其緒。而未有所處。適侍御吳公。奉璽書清理戎籍。按行至邑。具以告焉。公遂以所罰贖刑白金若干鎰。來助其成。侯與簿邑陳侯某。同寅協恭。以事其事。凡選材用甃。及朝暮督視。一如趙侯之爲。諸所營治。皆鑒前事之失。而不使至於速壞。其祭器有缺。陳侯又加以俸金。而範銅爲簠簋籩豆爵。若若干事。以備釋奠之用焉。工旣落成。而主教事高君楷。與諸生某等。來告於某曰。吾邑文廟。毀而復新。賴有侍御。與藩憲諸公。主議於上。以足其財用。苟非趙侯致力於始。而錢侯續之於終。何以成其能乎。願丐一言以章之。且因以啓其學者也。予謂廟學之設。將以隆化善俗。非直爲觀美也。今吾邦上下諸公。協心以爲事舉。豈非善於爲政而急先務者乎。若欲啓其學者。則前有薛侯之記。以爲必有樂道者出。望人以希顏子。後有吳公之文。以爲博厚高明。可不自致。又教人爲中庸至誠之學也。二公之言。所以勉進後學者。美矣至矣。某願何

人而敢續貂其後乎。高君又謂二公之言。雖皆至論。然引而未發。學者莫知所以用力。幸爲發其蘊也。某乃作而言曰。欲希顏子之學。必從事於博文約禮。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庶幾可以有得。欲造乎博厚高明之域。必致力於明善誠身。至於誠之不息而久且徵焉。然後何以馴致。彼俗儒記誦詞章之習。烏足與語此哉。士誠有志於是焉。則小可以度越前人。大可以希賢希聖。而不負諸公興學作人之盛心矣。苟徒用弄筆墨。以徼利達。則昔人所謂二三子之羞者。吾不敢以瀆告也。吾邑之士勉乎哉。

遂安縣學新建尊經閣記

嚴陵爲浙之佳郡。而遂安爲嚴之良邑。故有先聖廟在邑之南鄙。而遷易不常。至宋崇寧。詔令卽廟建學。始爲定制。後因歲久頽圯。而時方多故。其邑人詹至始率衆裒金而作興焉。又未幾燬于鄰火。鄰之人乃獻地鳩工。而改建于邑西。卽今所也。歷宋而元。自大德己巳。及至正丁亥。廟學兩新。皆有舊記存焉。迨及聖朝崇儒重道。視昔有加。有司欽承德意。罔敢或怠。始自洪武之初。迄于弘治之季。歷歲兩週甲子。而廟學亦兩見成毀。其邑口之令佐學之教官。先後營治。皆有成績具于郡志。及大學士商公之記可攷也。自時厥後。風雨震凌。而成者又幾于毀矣。有司阻于吏事。莫之顧省。前訓導李君某。乃遍募富人。之知義者。各以私財。來助興作。自殿堂齋廡。以及門庫亭祠池橋諸處。與夫會饌之堂。庖廩之室。皆以序爲。整然一新。而規制猶未備也。乃正德戊寅。侍御吳公華。以清理戎籍。按行至邑。謁廟視學。見其所興作者。雖曰苟完。而藏書之閣未營。師生之居未就。學者無以爲業。甚爲缺典。而以其所罰贖刑白金若干兩。判發有司。

用相其成。時進士吳侯某來宰是邑。承命唯謹。爰集衆議。以經以營。市材購工。卜日庀事。旣得邑人余某獻地一方。又買民田一畝有奇。以廣其址。遂於文廟之北大建藏書之閣。若干楹。先取累朝頒降大明律大誥。爲善陰隲。孝順事實。及五經四書性理大全五倫等書。列庋其上。而又購求歷代史書及諸子百家先儒著述各經訓傳諸書。悉藏于中。使學者得以講授而誦習焉。前此所未有也。閣之左右。又各爲重屋若干楹。以爲諸生藏修之所。而饌堂之後。又營官舍三區。以爲師長燕休之室。其外則改正戟門。高樹墻垣。立成才坊。與育賢坊相望。徙櫺星門。與儒學門並峙。夫然後規模雄偉。氣象尊嚴。巍巍乎數仞之宮墻矣。相成其事者某也。工旣落成。其學之長貳某君某。相謂曰。吾學之成。雖肇事於前。司訓李君。苟非侍御之揮金。與邦侯之勤政。何以能若是乎。不可以無述也。乃具其顛末。使諸生吳淳。過予求記。予謝以衰耄不文。不足辱命。而生僕僕來謁。不能辭也。竊謂學校之興修。司政教者常事耳。不必書也。唯其創建尊經之閣。以教人。使知所以爲學致道之方。而不至於無所用心。則其嘉惠於吾士者厚矣。不可不有以發其意也。夫聖人之道。與天地並。而六經之作。所以載是道也。若易以順性命之理。書以記政事之實。詩以理性情之正。春秋以示禁戒之嚴。禮以正行。樂以和心。皆切於日用。不可以一日廢也。人能誦是經。而有得焉。則可以修身。可以齊家。可以治國。平天下。無所施而不當矣。但經而謂之尊者。豈將舉是書。加之諸子百家之上。而庋之以爲尊乎。抑將寶藏守視。出內涼暴。而不敢毀失。以爲尊乎。曰。非然也。必其敬之如神。明信之如蓍龜。晝誦而味之。夜臥而思之。凡經所言有可爲吾法者。則敬以行之。必欲有得於己。有可爲

吾戒者。則敬以克之。不使少及於身。若曾子所謂尊所聞。子思所謂尊德性。孟子所謂尊德樂義。是乃尊經之大者也。嘗聞遂陽先達有詹公至者。以忠義有謀。受知張魏公。而孝友躬行。見稱於南軒。其從子儀之。在郡齋而受學於張呂。在鵝湖而聞道於朱陸。皆可謂傑然者矣。其他則有爲大魁者。有爲省元者。有居言路而不阿時相者。有知徽郡而民爲立祠者。有以死節稱者。有以孝行名者。而登高科爲顯官者。尤衆。皆能尊經而窮之。以致用。故其聲實著於當時。而聞望垂於後世也。我國家建學育才。以窮經爲務。而設科取士。以明經爲重。今新學旣成。而古道將興。爾邑之子弟來游於學者。必將感發興起。而講經修行。志先達之所志。學先達之所學。一動一作。動作皆經。一語一默。語默皆經。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則學成於己。經在我矣。於是而決科登第。亦餘事耳。異日致用於時。行義達道。則天下國家將有賴焉。庶幾無負於賢侍御賢邦侯興學之盛心。而先達諸公亦永永有光矣。邑之人士其念之哉。

浦江縣遷建廟學記 戊寅九月

婺爲東南文獻之邦。其屬邑浦江。故有先聖廟。在縣治西南。後徙縣南。宋崇寧中。始卽廟建學。迨今四百餘年。廟學屢經遷易。邑之賢令佐。有事於修建重建遷建者。不知若干人矣。而相宅之卜。猶未墨食。乃正德辛未。崑山李君惟貞。以進士乙科來署教事。顧視殿堂敝漏。懼無以庇俎豆。而學舍荒僻墊濕。弗堪居業。且隣於浮屠。恐壞士習。欲謀遷改。費無從出。告于縣令毘陵鄒侯輓。亦以爲役鉅用殷。未宜輕舉。李君乃出捐學中公用白金四十兩。送縣以爲之倡。鄒侯因遂節縮公費之餘。措置百物之需。以給其用。而邑

之一二富室之好義者。間亦薄有助焉。乃以甲戌之冬。市財購工。始事興作。而未得吉地。詢諸父老。咸謂城隍廟在縣南一里許。負華山而面秀峯。左龍沙而右西溪。形勝最佳。宜徙廟學于其所。而以廟學爲城隍廟焉。人謀旣定。龜筮協從。鄒侯周視諸室故材。惟前令虞侯坤所創。尊經閣。規制宏偉。梁棟尙新。遂撤取而修改之。以爲文廟。若明倫堂。若教諭官舍。皆遷其舊。而朽蠹者易之。毀敗者補之。無異於新作者焉。未幾而鄒侯有召命。事以中輟。又明年而晉江郭侯楠。以名進士來爲是邑。視學之日。惟見殿堂始成。餘皆未備。大以爲缺典。而蒞官之初。未有所處。亦行節縮措置。漸次經營。自戟門而兩廡。而兩齋。以反鄉賢名宦之祠。與訓導官舍。一皆徙舊益新而成之。亦若鄒侯之爲。至於櫺星儒林二門。諸生號舍。以及黝堊丹漆之華。塗道垣墉之作。泮池之鑿。又皆郭侯之所增創者也。夫然後規模軒豁。氣象顯嚴。兢兢翼翼。巍然奐然。民稱其爲泮宮矣。而贊成其事者。邑之丞簿董侯黻。李侯昶。暨學之訓導陳君潔。李君文安也。工旣落成。李君又與諸生趙珊。朱璽。來告於予曰。吾邑廟學之遷。鄒侯肇其始。而郭侯成其終。始者固不易。而終者爲尤難。況其同心合德。如出一人。雖興大役。而上不費官。下不厲民。尤爲可稱。視彼假興作以謀利。飾觀美以要譽者。萬不侔矣。是不可以無述也。幸爲之記。以永其勞。且因以教其學者。使有所興起焉。予謝以耄荒不文。不足辱命。而李君之請益堅。不能卒辭。竊聞浦陽山水奇勝。清淑所鍾。篤生英彥。後先相望。在前代時。有以忠義孝友名者。有以政事文學稱者。而擢進士第至三十五人。具於宋潛溪人物志者。彬彬也。下至鄉閭之間。惇行雍睦。累世同居。門以義稱。山林之下。崇尚節義。不口口口甘老肥遁。皆他

邦所罕有其人材之盛風俗之美何如哉夫何近世以來士風不競前輩微音莫之或嗣良可慨嘆山川如昨風氣猶存而古今人之不相及乃爾者得非政教未舉無以振起而作新之也耶今賢邦侯慨然以興學爲務以昔之卜宅未吉今既改卜而遷之以昔之敝陋弗稱而更創以新之其加意於吾士者厚矣況當衆心思奮之時乃文運復興之兆爾邑之子弟游於是者瞻聖賢之儀容誦聖賢之典訓必將感發興起因廟學之新而思所以新其德因廟學之遷而思所以遷其善早夜孜孜進修不懈德之新也必如盤銘所言而新之又新使德全於己善之遷也必如益象所示而見之必遷使善備於身則小可以匹休於鄉之先重大可以尙友於古之聖賢而決科登第乃餘事耳豈非爾多士之克廣德心而無負於所教者乎誠若是焉則浦陽廟學不爲徒遷而徒新矣邑之人士勉乎哉

金華縣修學記

金華附郡爲邑故有學在邑治東一里許元泰定丁卯始遷今所國初辛丑暨永樂甲辰再燬于火賢守令相繼有作具於舊記可攷也迨今又九十年矣歲久弗治屋老欲壓間有修者亦不過支傾補漏耳正德己巳玉山李侯玘以進士來爲是邑謁廟視學喟然太息切有志焉而兩值艱歲費無所出乃銖積公用之餘至於壬申之春始克興事其文廟若西廡若兩齋事在得已則易其朽敗新其漫漶而增飾之惟東廡及講堂頽圯尤甚乃重作焉堂東西各爲廡舍以居其師齋後則爲米廩以食其士又於堂後建閣以藏經籍其下爲棲士之室而四圍有廂且濬渠引流於其前以絕囂塵而來清泚因名其閣曰清源使

諸生講肄之餘。於是而玩適焉。凡爲屋大小若干楹。皆整然完美。其規制雖若卑隘。而氣象亦甚顯嚴。且公不費官私。不病民。可謂善興作者。侯於政暇。亦時至學。與諸生討論經義。商確古今。視其所業。而勸相程督。落成之日。學之長教何君某。司訓洪君某。汪君某。相謂曰。侯之幸教吾士者至矣。不可無以垂示將來。乃以書具其事。使諸生陳某。謁予爲記。且曰。願有以啓其學者。俾無負於侯之教也。予以耄荒不文。屢謝不能。而請益勤。不獲卒辭。竊聞朱子論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以爲二者之分。實人材風俗盛衰厚薄所係。教者不可不審。斯言至矣。今觀侯之爲政。奉法勤職。行所無事。不爲容悅。以求獲乎上。雖或見噴而不屑意。其邑雖設廟學。而國家命祀所不及。監司部使臨視所不至。前政往往以爲非務之急。漫不加以意。侯獨謂庠序爲教化本源。在我職所當爲。豈計上官之臨與不臨也哉。夙夜孜孜。與學教人。無一毫務外爲人之私。則其以身爲教。固得其道矣。其濬渠於學。而榜以清源。非徒有取於水。蓋欲士之清其心源。而後可以修身而致用也。然欲清之。其道何由。老氏有云。天得一以清。則天之源清矣。而水生於天。一故其源無不清也。況乎士君子之生。同稟天德之清明爲性。其原又豈有不清者乎。天清或昏於雲霧。必有風日散之。以全其清。水清或汚於塵土。必有淵潭澄之。以還其清。人或氣拘欲蔽。而失其清也。非由學問之功。又何以滌邪穢。融渣滓。而復其清乎。國家之建學立師。以爲教者。無非欲人各復其清。而學之爲己爲人。則又清濁之所由分。此侯之所以惓惓也。金華在昔。碩儒名公。彬彬輩出。號小鄒魯。道學若東萊兄弟。與何王許諸賢。其著述傳于後世。學行氣節。若潘默成。勳業若鄭忠愍。讜言善政。若王莊敏。煥章

兄弟若王忠簡端明父子。皆聲實卓乎當時。非其學之爲己。而清明在躬者。能若是乎。先正既作於前。侯復以身爲教。邑人士子來游於是者。因其作新之機。勵其景行之志。奮然從事於爲己之學。博文而約之。以禮明善。以誠之於身。不徇名。不競利。則其源清矣。由是而深造自得。若源泉之混混。以放乎四海。不蹈於溝澮盈涸之恥。則可以立德立功立言而垂不朽。使先正之彬彬輩出者。氣脈於是乎益昌。而天下國家將有賴焉。則是學不爲徒修矣。如或實行不修。而以青紫爲志。記誦爲習。剽竊雕篆爲文。曲學阿世。則是爲人而已。其源既濁。未流何所不至。彼雖文擢大魁。位登元輔。亦與草木同腐耳。寧不有負於侯之所教也耶。邑之人士其念之哉。

金華府重建憲司澄清堂記

金華爲浙東劇郡。元大德中。嘗卽故郡治。建肅政廉訪司。以監治七郡。聖朝因以是司爲巡按御史及臬司。重臣分巡出政之所。其地後枕岡阜。前雄麗譙。而堂寢崇大。廊廡宏敞。重門深邃。俗稱大司。以其壯麗。翬飛甲于諸郡也。其聽政之堂曰澄清。作於至治癸亥。而燕處之堂曰一公。作於元統乙亥。逮今歲久。屋老風雨薄蝕。一公雖尙可支。澄清則梁欹棟撓。凜若巖墻。前政往往以役鉅費殷。因循未果爲。乃正德壬申。涪陵劉公以前司諫來知府事。顧視太息。欲有事焉。會鄰壤用武。周旋兵間。亦未遑也。又明年甲戌。政成惠流。度其可爲。乃以興作事聞于上官。又皆慮其勞費。未之諾焉。公獨以身任之。市材鳩工。磴石陶瓦。於澄清則撤而新之。高仍其舊。使與一公相稱。深若廣各縮焉。以節其費。凡爲堂六楹。東西廊廡各若干。

檣建重門於露臺南。縮其深若干丈。以便傳呼。而以故重門爲外門。扁曰浙東第一臺。以懸條章。示告戒焉。於澄清之後。一公之前。左右爲二序。以備庖廩。以處廝役。一公未甚敝。則補其闕。正其岐。易其朽腐。起其陷伏。而增飾其漫漶者。不改舊觀。而壯固有加。又於外門左右。各設官廳二所。左廳以處郡寮之候謁者。其南則爲清戎者。泄政之所。右廳以處武職之稟節制者。而其南又爲縣官供事之所焉。凡所以事上而逮下者。纖悉畢具。巨細咸宜。可謂完而美矣。事旣竣。二守張侯。通守趙侯。節推姜侯。咸謂前守之更代者衆矣。其於是司。豈皆以傳舍視之哉。非憚勞則避嫌耳。不知釋今不治。而馴至大壞。則異時之勞費。將倍蓰於今日矣。公爲是役。經始於甲戌之冬。落成於乙亥之春。假子來之力。爲日若干。殫匠事之技。爲工若干。而所用竹木瓦甃鐵石丹漆之費。與夫飲食百用之需。稱事旌能之賞。爲錢幾萬緡。皆節縮郡中數年公用爲之。上不費官。下不擾民。固非克己者不能。而籌度區畫於未爲之先。調度程督於旣爲之際。務欲存前人之美。省後日之費。其心勞。其力勤。其慮周。其所以爲斯民計者。仁且遠矣。不可無以垂示方來。乃以書具其事。俾某識其歲月。竊惟堂以澄清名。蓋取范孟博攬轡故事而云然也。凡居是堂者。必皆天下之英才。司天子之耳目。其按行列郡。所以代天子之時巡者也。苟非孟博其人。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者。豈宜膺是任居是堂哉。然有其志。必有其政。如周小宰六廉之弊。漢刺史六條之按。唐陸贄所謂五術八計者。皆所謂澄清之政也。居是堂而行是政。以觀民風。察吏治焉。必能激揚殿最。洗冤澤物。使政清於上。而黷貨殃民者無所容。俗清於下。而陵弱暴寡者無所遁。斯足以稱厥居矣。其或怙勢作威。以沽名。

玩法顧忌而保祿。吏弊滿前而不料。民冤載路而不理。寧不有忝於是堂之居也耶。今劉公營是堂。雖上官所不欲爲。而必爲之者。豈真爲觀美哉。亦豈徒以省後費而已哉。蓋亦有志於澄清焉耳。夫以繡斧之貴。監司之尊。而居老屋之下。則無以安其身。而亟欲去之。雖有澄清之政。亦不假爲矣。故必崇大所館。使至者如歸。而安處於是。庶得從容相與講求民瘼。以肅清郡政。則不惟民受大惠。己亦得以匡正缺失。增益其所未至。此其公而無我之心。亦子產不毀鄉校之仁也。嗚呼休哉。故書以告後之君子。公名蒞。字惟馨。起家進士。拜戶科給事中。以忠義自許。抗言時政。排斥權倖。奏章一出。四方傳誦。天下想望其澄清。爲逆瑾所忌。去官而家食者數年矣。今起守吾郡。其爲政急大體。重風教。不屑屑於細務云。

四友亭記

曩予承乏長南都太學。課試多士。始識京口許君補之之賢。旣予以老病歸休。而君舉進士高第。來宰吾邑。政平訟理。威惠並著。甚有賢聲。今年冬。將有述職之行。忽過予而言曰。吾家君昆弟同產有五。唯世父蚤逝。今存者四人。皆讀書好義。而怡怡相友。同室廬以處。合釜爨以食。壯老一心。罔有間言。嘗卽所居后山之下。築亭爲課耕之所。亭之四旁。樹以松竹梅柏。諸父家君日往來其間。燕集談笑。長少列坐。各與一本相近。玩而樂焉。若與深相契者。遂各取其木爲友。而因以自號。伯父曰友松。仲父友竹。家君友梅。季父友柏。又名其亭曰四友。蓋將於是比德焉。幸先生一言以爲之記。予以耄荒不文。辭謝至再。而君固以爲請。乃作而言曰。凡人之相善者爲友。而善其兄弟亦謂之友。一以義合。一以天合。分雖殊而理則一焉。彼

兄弟之生。均氣同體。自孩而長。並欲狎處。歡然如一。其友愛之性。固天之所命。而相與爲友。亦天之所使。故有相親而無相遠。有相好而無相猶。怒焉不藏。怨焉不宿。良知良能。自有不容己者。豈若義合之人。或非道善。可以路而絕乎。然其友也。雖命於天。而不能不渝於人。若內有妻妾陰私間言之入。外有少年征逐異好之奪。皆足以渝其天而不能友矣。人雖渝之。而天之所以在。終不可渝。故詩言死喪原隰之求。急難外侮之禦。雖有良朋。莫如兄弟。所以發其本然之天。而不容於不友也。欲全其天。可不觀諸物乎。物之植者。若松與竹柏。昔人皆以君子擬之。又謂梅爲花之儒者。則其德固美矣。而並處荒閑之野。以臭味之同。結歲寒之盟。相親莫逆。相契無言。雨露不加榮。霜雪不能枯。歷寒暑閱今古而不少變。又得友道之善。不有類乎兄弟之同心同德。自少至老。不相違異者乎。所以然者。物之各全其天而不渝也。今尊翁之難兄難弟。取是四物爲友。而復以四友名其亭。必將反覆觀省。蚤夜孜孜。明儒者之道。修君子之行。以求無愧於四物者矣。又推四物者之相友。而諷誦棠棣角弓之詩。益惇敬愛。以堅晚節。爲漢姜肱。爲唐陽城。花萼相輝。和樂且孺。則兄弟之天。久久不渝。使子子孫孫。則而象之。日篤不忘。亦皆相友如今日焉。庶幾斯亭之取義。不爲虛設矣。豈若曾端伯取花爲友。徒以悅耳目。供玩好而已哉。異時許氏之門。日昌日熾。禮義興行。依希乎江州之陳浦陽之鄭者。豈不自今始耶。幸以諗於尊翁兄弟。其亦以予言爲然否。

寶善堂記

正德初元。予以老病。奏蒙恩賜歸休。居於邑之南隅。鄰翁有趙君叔祥者。其年與予相若。而惇朴溫厚。個

幅無華。不類市人。翁三子曰寬。曰寐。曰實。皆善治生。以貨殖爲業。用白圭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之術。恆居酒醴米肉諸物。以售於人。而操其奇贏。家以大饒。翁嘗新構居室。中爲宴會賓客之堂。前縣令周君勳爲書其扁曰寶善。蓋以其父子之質皆美。而近於善人。欲其逃賈而歸於士事。其望之厚矣。翁一日使某來告曰。願得一言。以發周君名堂之義。且以訓吾之子孫焉。予以耄荒。久廢筆硯。辭謝久之。而某數來固以爲請。乃爲之言曰。君家業於市。宜其所寶者利也。今乃欲以善爲寶。不亦異乎。夫善者。天命所賦之正理。爲士者之所求。而利者。人情所欲之微物。爲市者之所趨。利與善之間。乃舜瞍所由分。不可以不察也。易曰。積善餘慶。而書曰。作善降祥。皆極言爲善之福。無非欲人知所寶焉。夫子罕言利。而慮其多怨。孟子不言利。而患其交征。則明言求利之害。恐人之誤以爲寶也。王孫圉稱觀射父諸人。爲楚國之寶。齊威王謂檀子等四臣。爲照千里之寶。蓋言人之善者。乃爲國之所當寶。吾固未暇論也。惟晉舅犯謂仁親爲寶。而宋子罕以不貪爲寶。則其善在於己。而人人所當寶者。君之父子兄弟。可不知所務乎。能如舅犯之言。而竭仁愛之誠。盡事親之孝。又推及於同氣之親。與凡同類之人。莫不有恩以相愛。有禮以相接。則內外無怨。而得乎仁之善矣。能如子罕之言。而操無欲之心。以苟得爲戒。凡物之自外來者。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則俯仰無愧。而得乎義之善矣。仁爲人之安宅。義爲人之正路。豈非善之所當寶者乎。寶之云者。必其服膺是善。而念念皆仁。若捧千金之璧。而尊之貴之。不以須臾而離。必其力行是善。而事事皆義。若持照乘之珠。而愛之重之。不以造次顛沛而違也。誠若是焉。將見自天祐之。而百祥萃於厥躬。餘慶延

于後世。雖不求利。而自然有莫大之利。如晉公子得國不取。而其後世爲盟主。宋子罕辭玉不受。而樂氏世爲宋卿。與夫竇禹鈞范元之之流。皆以行善不貪。而獲大利焉。視彼市井龍斷之徒。孜孜謀利。而所得不過目前毫末之微者。不可同年而語矣。周君所望於君家者。不在是乎。其勉之哉。

待渡亭記

距蘭邑西北二十里。有鎮曰平渡。在浙南諸邑。爲四達之達。當水陸之會。商旅所集。百貨所聚。而鹽爲最夥。關津在焉。凡四方輿馬之經行。負擔之往來者。日以千數。居民數百家。咸以貨殖爲業。有吳君某者。以鬻鹽爲巨賈。而富甲一鄉。其父某翁。業雖謀利。而不爲楊氏之爲我。頗有濟人利物心。人以善人目之。至君繼承先志。益修善行。其鎮濱大溪。自關下至津所。雖不遠百數步。而蹊徑崎嶇。或雨濕泥滑。則行者跼足促步。慮有傾跌。不便於登降。翁始命工伐石。整平其險。爲數級。以便人行。而未能周也。君遂益以巨石。廣其所整。而爲周道。人皆德之。其溪水深廣。不可厲揭。人以小舟濟渡。而厚取其直。以爲利。有貧困無路費者。皆望洋不得渡。至有爭渡而溺于水者。翁始作舟爲義渡。以普濟於衆。而財力有限。亦弗能久也。君始爲可久之謀。旣新其舟矣。又募人操舟。以主守其渡。使舟不至於速毀。且割地幾畝。以衣食其人。使彼有所資而渡者。無取索之患。自其艾年。以至于耄。歲且三紀。而舟楫屢經修作。而所濟未嘗廢也。其渡之東岸。曠無人。居舟或未至。人來渡者。皆露立以俟。或值暴風烈日。雨雪不虞之變。無所潛避。其苦爲甚。君又於其地作室數楹。周以垣墻。外立大門。扁曰待渡之亭。而設坐臥之具于亭中。使晝行而倦者。可以休

息。暮行而無歸者。可以棲宿。人又莫不以爲德焉。然猶恐其久而或廢也。又置田若干畝。別貯其租而積之。以爲異時修治舟楫及亭舍之資。使其義渡永無廢革。則雖一事之微。而其濟物之念。久而彌篤。亦可嘉矣。今君之孫琦。具其顛末。來告于予。丐文以訓示後人。使勿忘其所有事焉。非有志於繼述者乎。予惟天地以生物爲心。而貞元相繼。謂之繼善。人以濟人利物爲心。而念茲在茲。謂之好善。天人之心。同一善也。苟人心能久於善。則天心必福其善矣。書稱作善降祥。易稱積善餘慶。夫祥之與慶。皆福之大而命於天者也。豈一朝一夕之善。可以襲而取之哉。故必曰作善積善。欲人之念念不忘。而久於其道。若詩所謂永言配命者。則多福不求而至矣。昔徐宗仁好善。而以鐵舟濟渡。觸石不碎。所濟非一時。寶禹鈞積德行善。而葬死嫁孤。得遺不取。所行非一善。後皆壽延三紀。貴及子孫。彼非善之久於其道者。能若是乎。今君之爲是渡也。經營措置。周悉萬全。自壯至老。不厭不倦。亦庶幾能久於其道者。乃今壽躋八袞。貲累千金。亦既獲天之福矣。苟能推廣是心。達於他事。凡可濟人利物者。無不爲焉。則天之所福。奚止於是耶。又能推其所爲。以教於其家。使子子孫孫。皆能心君之心。而行君之行。愈久而無斃焉。則天之所福。又將使今之吳氏爲昔之徐寶矣。豈止一身之富壽而已哉。此予之所深望也。姑不辭而爲之記。

吳氏壽藏記

睦之遂安有吳君某者。少游庠校。種學績文。秀出於等夷。廩食於學官者。有年矣。將謂取科第如拾地芥也。夫何命與時違。屢試不偶。時有鬻爵之令。人勸其行。以爲非仕正途。不屑就也。其爲人負氣剛介。不諧

于俗。因被厚誣。而提學憲臣不能察焉。志不獲伸。遂棄所業。而飄然以歸。肥遯邱園。怡情松菊。亦未嘗有所怨尤也。旣而鄰郡歲凶。民多艱食。詔令士庶有輸銀二鎰。以助賑濟者。錫以冠帶之榮。則以爲此舉澤可及民。義所當爲也。乃慨然爲之。然非其素志。雖受賜亦不常服也。後罹鬱攸之變。室廬盡燬。不得已竭力經營。以事堂構。先作祠堂。以奉祖禰。次爲家塾。以訓子孫。然後及諸堂室。以奠厥居。其苟合苟完。不求全美。又頗有公子荆之風焉。家業旣就。閑居無事。因見世俗所爲。營營奔逐於勢利之途。而務外妄求。不知止足也。乃嘆曰。此徒自喪其天真。何益於己耶。曷若從事爲己之學。鞭辟近裏。以保全其所得於天者乎。因名其所居之堂曰崇真。又營壽藏於所居之南。鳳山之麓。以爲終焉之計。而扁以全真。自謂得全其真。而歸藏于是焉。亦可矣。其可謂曠達不羣之士哉。其子邑庠生錚。乃具其事來告于予曰。吾翁之所存若是。而所以命名之義。錚則未之達也。願丐一言以發其義。且因以相翁之志。使錚得朝夕勉焉。以事吾親。則幸也。予乃作而言曰。善哉。尊翁之志。但其所謂真者。未知何所本而云然耳。先儒謂古無真之稱。莊列始創真人之名。而未始有其人。蓋亦異端荒唐之論。無足取也。惟濂溪夫子太極圖有所謂無極之真者。則以理之真實無妄言之。卽中庸所謂誠者天之道。而人物所以生者也。惟人之有生。全得是理之真。故其心之所蘊。有五常之性。所發爲四端之情。而性情一此真也。人身所具有四肢衆體。而體之所動。爲端直恭重之九容。皆此真也。人身所接。有五品人倫。而倫之所斂。爲親義序別信之五典。亦此真也。至於事物之應接。各有所當然者。何莫非此真乎。人於真之所在。能恭敬捧持以崇之。戒慎恐懼以守之。若

子思所謂尊德性。孟子所謂存心養性以事天。然後能全此真焉。其或心之性情發而未能一皆中節。身之容體動而未能周旋中禮。日用人倫行而或失於道。應接事物處之未能各當乎理。則真有不全。豈能踐人之形乎。今尊翁有志於是。則其度越流俗遠矣。吾友必當養其所志。諭之於道。使其立身行己。取法古人。言而必忠。必信。行而必篤。必敬。五典是惇。六行是修。自其念慮之萌。以及事爲之著。一真渾全。萬善悉具。雖外而膚髮之微。亦無毀傷。可以對越神明。而俯仰無愧。則自今以往。至於百歲之後。存順歿寧。奉吾所受之真精。以歸全於大父母焉。亦若蔡西山所謂安靜以還造化物者。然後爲考終其命矣。詩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吾於尊翁父子深有望焉。嗚呼。其亦敬念之哉。

南岑吳氏祠堂記 辛巳七月

先王廟祀之典。不及下士庶人。蓋以其分之有限。禮不下逮。而人情猶有慊焉。至宋大儒君子。創爲祠堂之制。則通上下皆得爲之。然後盡於人心。豈非禮之以義起者乎。婺之東陽有南岑吳氏者。其先出於宋少師康肅公芾。世家仙居石井。公仲子洪。爲浙東常平提舉。來居是邑之南岑。迨今十四世矣。皇朝洪武中。其十世孫伯修。與子仲明。始作祠堂於孝順鄉之西莊。及宣德間。十一世孫澤。爲六科給事中。以公事歸拜祠下。見其棟老欲壓。爰命從孫文選主事。訪修治之。叻以祠堂宜在室東。而西莊去家太遠。時祀不便。乃改建于所居之南。迄今又八九十年。舊祠日就頽敝。而族衆蕃衍。數逾七百。堂庭卑隘。難容禮拜。宜有以廓而大之。於是十四世孫曰宋者。讀書好禮。謂其先人有志未果。乃倡爲義舉。而羣從某輩。合謀助

力各計田出穀。更建新祠。先作正寢。扁曰追遠。以祀始祖。繼作中堂。扁曰孝思。以爲奉祭之所。其崇若墉。咸倍其舊。又爲左右兩廂。各十楹。以爲本宗及各派小宗祠堂。外爲門廊七楹。中爲大門。左爲庫房。以藏遺書遺衣及祭器諸物。右爲倉房。以收新舊祀田租穀。用備時祭及修祠諸費。左廂外爲庶母祠堂。右廂外爲義塾。及齋宿之所。外則隸以周垣。經始癸酉之秋。落成己卯之春。君一日介其從弟鄉進士楓。及庠士焯等。過予而言曰。吾家自提舉公始遷。而康肅公乃其所自出也。先世皆祀二公爲始祖。今亦不敢廢焉。提舉之後。世遠親盡。皆禮所當祧者。但先輩諸祖。有貴顯于時富昌其家者。又有德行文章可尊者。及作事有功而可法者。皆足以增光前人。茲欲取古人祖功宗德之例。奉其主以配食于始祖。家禮止祀本宗四世。而旁親不同居者。皆各自爲祠。今吾族比屋而居。朝夕會聚。難爲各祠。欲就祖祠內爲同堂異室之制。以本宗及衆派小宗各祀一室。分列兩廂。如昭穆焉。每室皆以後一架爲四龕。使各宗皆祠四世。各以宗子主其祀。庶幾親疎不紊。長幼有序。亦頗有同人類族之義焉。又吾族人有生於庶母者。壓於嫡母。不得耐食。若棄而不祀。義亦未安。故於左廂之外。別爲庶母祠室。凡此數事。皆未知於義何如。願丐一言以發其意。且因以訓吾後人焉。予聞古有禮從宜之說。蓋以時有古今。事有常變。不可膠於一定也。今諸君所處。雖不能盡從家禮。而參諸衆論。揆諸時義。以是數者變而通之。使合於人情。宜於士俗。則亦無害於義而可行矣。豈非聖人從衆之意乎。若欲訓其後人。則祠堂旣新。事之不可以無禮。如晨之有謁。出入與有事之告。正至朔望之參。以至俗節之獻。四仲忌日之祭。其儀悉具于家禮。苟或怠焉而廢其禮。或行

焉而失其儀。則祠堂爲虛器矣。此諸君之所當致謹者也。然行禮又不可以無其本。必致如在之誠。以盡奉先之孝。三齋七戒。致愛致愨。事死如生。事亡如存。斯爲孝焉。苟不能然。而祭爲虛文矣。此尤諸君所當加謹者也。抑予又有告焉。昔吾夫子之論達孝。在乎繼志述事。而祖廟之修。特其一事耳。嘗聞康肅公之爲人。能孝於親。而廬墓終喪。友于二兄。而推貲產。居官立朝。必行直道。出守七郡。而皆有德於民。而晚節歸鄉。又欲立義莊。義學。義塚。以厚宗族。傾資賑饑。以惠鄉人。其志與事。皆後人所當繼述者也。而提舉公學以爲己。仕以爲國。而南軒東萊。皆見稱許。謂非善於繼述。克象其賢者乎。若後之人。不能志志事。事以象其賢。而徒以建祠崇奉爲孝。抑末矣。書曰。率乃祖攸行。詩曰。無忝爾所生。吾於二公子孫。切有望焉。諸君其念之哉。

龍山別業記

邑士之秀者。凌德容氏。書來告曰。吾黨有郭君惟錫者。邑城鉅族也。世居於市。不爲市道。自其乃祖。乃父。皆以著行有聞。邑大夫歲行鄉飲。皆嘗禮之爲賓介焉。君自少質良行淳。而好賢樂善。亦欲繩其祖武。第以蚤年失怙。而竭力以事母。務欲得其歡心。嚴於教子。不使流於澆僞。其處於家也。未嘗得罪於諸父昆弟。居於鄉也。亦未嘗有過言違行。而怨惡於人。凡世俗所尙飲博鬪狠龍斷罔利之爲。皆無諸己。其亦鄉之善人矣。自中年以來。恆厭城市喧雜。欲來閑靜之所。爲之別業。以棲遲而宴息焉。久未得也。一日步出廓外青龍山之阿。有祖遺曠地一方。可二三畝許。泉深而土沃。地僻而境幽。可以避喧。可以佚老。乃喜而

言曰是足以適吾願矣。遂於正德庚辰之夏。命工伐石以損其山之高。而甃石以益其土之卑。然後其地截然方正。坦然平廣。可爲作室之基。君遂悉以家事付其子憲。而專志於是。材木旣掄。瓦石亦具。將卜日而興作焉。夫何天不假年。未及耆艾。至秋而忽遭危疾。竟以不起。有志弗就。可勝嘆哉。瀚與君之子憲。游從相厚。而往弔焉。見其痛心於風木之感。泣血於蓼莪之誦。而哀慟之無已也。乃釋之曰。子雖毀瘠骨立。以死傷生。亦無益於化者矣。曷若繼其欲爲之志。而終其未成之事。求所以不死其親之爲愈乎。憲乃作而謝曰。謹受教。於是召諸匠事。以經以營。朝夕靡懈。始作重屋五楹。以爲別業之後寢。而左右翼以兩廂。至十有二月而成室。將俟葬畢。而舉君之神主。奉安於是。以慰其平生。若廳若堂。則猶有待焉。憲又以爲其乃考存日。志欲求地於祖塋之左右前後。以爲歸藏之所。庶幾身後得從先人以居。亦所願也。憲今購得其地在祖塋之南百餘步許。其山曰春暉塢。卜者皆云其吉。將以是年冬。爲之墳以安居焉。則惟錫之素願。於是乎無負矣。而憲之所爲。能順乎親。豈非易所謂子之克家者哉。願丐一言以紀其成。使憲之兄弟。皆知勉焉從兄。以盡繼述之孝。不亦善乎。某少時受室於憲之尊祖守行翁。夙有姻婭之契。見其別業有成。心甚樂焉。況德容之言。信而有徵。亦豈容於默默乎。人之行莫大於孝。而孝之道莫先於繼述。今憲於別業之作。肯堂肯構。能成其前人之所未成。又於宅兆之卜。能遵治命而求吉地。葬從先兆。以終前人欲爲之志。則其繼述之孝。爲何如哉。苟能推廣是心。以爲政於一家。而倡率諸弟。使益知感奮興起。各懷繼述之心。咸修繼述之行。以悅母心。以共子職。兄兄弟弟。孝友一堂。則異時郭氏之門。安得不昌大乎。此

予之所深望也。憲之兄弟其念之哉。

